

752262

文藝叢刻甲集

梨園佳話

商務印書館出版

完 務 全 印 書 商 唯 一 無 二 之 奇 書 版 份

德斐女士原著 貽先冷汰同譯

此書為前清駐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公子德

菱女士所撰。記清室宮闈事甚詳。蓋女士入宮侍

慈禧太后二年。極為慈禧所寵愛。故凡慈禧性情之乖

僻政見之卑陋以及私蓄之美富游嬉之荒

縱言之歷歷如繪。原書本為英文。經貽先冷汰二君用京語

譯出。尤饒趣味。

清宮二年記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敍

江南花落龜年不逢水調歌沉宵娘何在自來歌舞足繫懷思有由然矣而況隔江商女已成亡國之音舊日梨園全是白頭之客撫時感事情有難忘憶昔夜月寒潭午涼燕市或塵裝甫卸便趨肆以徵歌或矮屋未離已呼朋以訂約時則昇平絲竹盡是中聲欸唾珠璣人皆供奉一商一羽祇疑天上之歌宜詠宜觴已極人生之樂那知霓裳易破鼙鼓偏來戎馬荒涼琵琶轉滋感涕室家粗定團圓疑是終場雖有佳音無心屬耳然而伯牙旣往流水猶聞相如不遭求凰自在閒庭搔首舊好攖心每思崔九堂前三郎牆外略知節拍難付渾忘韶偶思齊味眞勝肉歌雖出楚冠不宜南聊遣毛錐藉存往事人間難得地必屬冠蓋之京華新進無聞人必屬元和之耆舊略陳節奏少辨宮商姓名類樂府侍兒譜錄非詩詞聲調斷爲一代亦史家考樂之專書留贈後人續唐世教坊之新記

例

二

一是書雖不賢識小。然所紀爲專門之事。與爲人立傳不同。故生存人亦錄。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各埠名伶後先輩出。然自來宴樂之事。以首善爲良。故是書專以京師爲限。

一斷代爲書。蘭臺創始。是書適逢鼎革。故以前清人爲斷。後出有名。概不甄錄。一後進之樂。皮黃大宗弋調秦腔。附庸小國。是書專叙徽調。餘歸附載。

一戲中詞句。辭不雅馴。是書爲紀專門。不能循薦紳難言之例。唐人小說。擣俗。擗諺。先得我心。

一書中註語作「一戲名作」。人名旁作「」。地名旁作「」。專門名詞作「」。戲中詞句作「」。以清眉目。

一天寶當年事由追想。擇其大雅舉一反三。事非學案。世表所同。無取完備。掛漏不免。識者諒之。

一巴下之音。形諸筆墨。塗澤適形其醜。取足達意而已。詞之不文。亦奚足病。至於稱名。稱字。稱乳。名稱別號。游戲三昧。無例可言。如以史法繩之。敢告不敏。



梨園佳話目錄

第一章 總論

戲爲美術

戲爲專門之科學

今劇之始

弋腔爲崑曲皮黃之過渡

京師最講皮黃聲調

唱工向無專書記載其要有五

梨園練嗓養嗓治嗓之法

腔爲唱工之第三步

字爲唱工之第五步

戲有四德

發源最早種類最多

明清時戲劇之盛

徽調之興

科班各項名色

嗓子爲唱工之第一步

調爲唱工之第二步

板爲唱工之第四步

唱皮黃須講雙聲字

做工之難

戲必有技

武劇之難

樂工漸無高手

第二章 諸劇精華

生旦等稱名之義

文昭關爲生唱最難之劇

讓城都戰太平二劇

寄子碌砂痣觀畫洪羊洞四劇

空城計

天水關

掛玉帶上天台

斬黃袍

轅門斬子

李陵碑

洪羊洞

賣馬捉放二劇

蕭恩打漁

打棍出箱

五加坡汾河灣二劇

魚藏劍

二進宮三娘教子秋胡戲妻三劇

定軍山龍虎鬪二劇

斷臂說書盜宗卷天雷報三劇

老旦唱弔龜行路哭靈等劇

陸殿滑油山二劇

趙州橋

探花面唱打龍袍側美案
陰山雙包案等劇

黑風怕

小旦唱二進宮桑園會
宇宙庵落花園等劇

御菓園

祭江彩樓配二劇

小生唱孝感天北門
樓轎門射戟等劇

武劇譖劇穢劇

全本戲

應時戲

第三章 羣伶概略

蘇班之葛四楊三

徽班世家

程長庚爲戲中山斗

張二奎

于三勝

龕臺子

汪桂芬

梅雨田陳彥衡

王玉田

榮長盛

張玉廷

高老旦姜老旦

謝寶琨

慶四

黃三

金秀山

喜祿小福

侯廉

順齡

孫菊仙

許蔭堂

劉鴻聲

王鳳卿

龔雲圃

程文啓

錢寶峯

何桂山

李牧子

于紫雲

陳德麟

王瑤卿

梅蘭芳

陸小香

朱素雲

劉趕三

麻德子

趙仙舫

楊桂雲子小朵幼朵孫小小朵

田桂鳳

胖巧鈴

王拴子

羅百歲

德俊如

王桂官

吳彩霞

一汪水

五九

姚佩秋

王蕙芳

楊月樓

俞菊笙子振庭

張八十

尚和玉

草上飛

四十 余莊

張長保

兩陣風

副末雜外無名腳可傳

第四章 餘論

戲之佳處

排場

詞句

行頭

規矩

管絃

後臺

說戲

反串

九陣風

戲之劣處

情節

字音

切末

金鼓

前場

教戲

科班

戲包袱

扮戲

戲提調

票友

女伶

新戲

像姑

秦腔

改良方法

士大夫主持風雅者

梨園佳話

第一章 總論

戲爲美術

戲之爲道小道也。然而其事精。其法密。其趣永。其格嚴。非生質美。不能爲。非學力深。不能至。非臨場多。不能熟。非揣摩細。不能工。衢巷之童夜行。道歌亦一二竊似。求其深至。雖善才數百。優人數千。引吭發聲。能無忤者已寡矣。況其善者乎。能越於衆者已寡矣。況其名於世者乎。是故積數十年中。無地不有戲。無人不知戲。而真能以善歌名者。殆如鳳毛麟角。二三人焉而已。難能可貴。至此欲不謂之美術。得乎。

戲有四德

中國戲劇發源最早。種類最多。積久流傳。雜揉融蕪。遂成爲今劇之一種。事雖平庸俚鄙。爲通人大雅所不道。而其中自有法門。自多意趣。求以數言賅括大旨。有

倉卒不可遽得者不得已假借名詞以爲規定惟德容言工四字其庶幾乎德者何言其體則品格是也古樂有雅俗貞淫之別今劇爲古樂之餘派其中亦有雅有俗有貞有淫善鑒別者聞聲知義必先惟品格之是求譬如諸調中在昔則一崑曲一爲雅今劇近俗在今則一京調一近雅一秦腔一爲俗每況愈下有足以徵風俗之日非者貞淫之別分於戲文演劇少年所趨老成每擯而不視熱心社會者倡言禁革卒以積重難返伶人嗜利未肯全裁談戲劇之精華當先致意於此必品格定而後價值有眞也言其用則觀感是也忠孝大義人心本有惟以無所感而發書史文義深遂中人以下固可借力惟聽書觀劇至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情至逼真處往往座客千人聲息並靜口吁目視泣數行下明知爲假而性情之感有發於不自禁者西人謂有左右社會之能力爲補助教育之一端其爲用大矣哉果有人焉起而就今之劇中改訂其情文調理其音節其收效將不可量聲音感人易入實有非新戲但恃說白所能及者此德之說也容者何一身段

「擡步」、「容止」、「火色」是也。中國自古歌舞並重。今劇實兼歌舞而有之。腰肢貴柔。身首貴直。是爲「身段」。舉足平胸。到場合節。是爲「擡步」。喜怒在目。視動中規。是爲「容止」。懼時驟青。怒時立赤。是爲「火色」。數者僅其大略。語其微。細則男女老幼文武技擊。無一爲不學可能者。卽如昔時「丑脚」色必能舞。眉必能飛。面部各肉皆栩栩可動。非能此者不足以當選。其難可知。今則但能俚語。淫詞。便可登場湊趣。非其舊矣。此容之說也。「說白」「科譚」詞或有定或無。定專視其人之喉舌良否。以爲優劣。其能者片言可動座人之聽。不能者弄巧適貽成拙之譏。「花面」「報名」「鬚生」「道引」更爲無調中之難調。急徐高下。有自然之節奏。在焉。此言之說也。至於工則唱工。做工種種皆是戲之優劣。全視乎工之精拙。此更不待言。而可解亦非詳言。不足以盡其解者也。容後論之。知乎此。則今劇固有四德。闕一焉。而不可。豈率爾可能者乎。故吾尊之曰美術。重之曰戲學也。

戲爲專門之科學

或問戲有學乎。曰有學。且爲專門之科學。何以知其然乎。曰學之爲言效也。凡事前創後廢。積數十世。數千百人。心思耳目。所推闡裁。成者皆謂之學。何獨疑於戲。且聞西哲之言。曰凡合數種科學。以成爲一學科者。皆謂之專門之學。若戲則喜怒哀樂。心理學也。擡步技擊。體育學也。化裝扮演。審美學也。腔調節奏。音樂學也。時代人物歷史學也。以言君臣政事。則通乎國家學。以言父子夫婦。則通乎家政學。以言朋友交際。則通乎社會學。凡斯種種。非合數種科學。以成爲一學科乎。是故童年就習。謂之「科班」。劇本流傳。謂之「科白」。科之一字。實有當之無愧。者得一佳唱。從前貴與科名等。今且精與科學抗矣。此摹彼仿。月盛日增。有自少至老。數十年積精研求。而卒不能出奇異。衆者謂非專門之學。吾不信也。

發源最早種類最多

何以言發源最早。種類最多也。古者中天擊壤。三代風謠。是爲俗樂。歌唱之濫觴。

老萊戲。彩優孟衣冠。是爲「化裝」。「扮演」之濫觴。侏儒譜。弄方朔滑稽。是爲「說白」。「科譚」之濫觴。有虞韶樂。百獸率舞。(說者謂獸皆舞具)。西京百戲。大獸陸梁。是爲「一切末」。(戲中假物皆曰切末。京人曰切馬子)。「布景」之濫觴。自漢以前。劇中各種門目。皆備。特各爲一事。未經融合耳。一爲揭出。可以知其來源。此所以謂發源最早也。古者吳歛楚些。趙舞齊歌。地限方隅。各爲風氣。今者「崑腔」之外。復有「弋調」、「皮黃」之外。復有「秦腔」。他如「漢調」、「廣調」、「嘵嘵戲」、「哈哈腔」、「柳子調」、「灤州影」、「河南謳」、「章邱唉」。皆確爲戲劇而非時調小曲所同者。其種類之繁。不勝縷指。特最通行者。惟皮黃崑陝四調而已。此所以謂種類最多也。

今劇之始

六朝以還。歌舞日盛。然與今劇爲不類。自唐有梨園之設。開元間分太常俗樂。以左右教坊典之。乃爲今劇之鼻祖。伶人祀先明皇。是稱固其宜也。惟唐人以絕句。

入歌朝有佳作夕被管絃昌齡畫壁旗亭黃河遠上一曲遂成千古其事簡易古今調遠甚至宋元以後曲調大興按譜填詞引聲合節乃爲今崑曲之所自出今劇由崑曲而變則謂始自宋元可也

明清時戲劇之盛

遠時梨園載記中亦或偶及然斷句單詞無可攷見今能略知梗概者自明季始矣明季南北兩都對立善曲者每集於此而一時秦淮諸妓亦能粉墨登場其著者如李香君如顧眉樓皆身價自重不輕爲人發聲視今女伶雅俗迥別其在梨園之爲人傾倒者如吳梅村集中之王郎侯朝宗集中之馬伶其人皆不僅能歌爲士大夫所引重自南都既下金陵無復歌場其最有名者皆在京師而清聖祖高宗六次南巡兩淮鹽商迎鑾演劇爭妍鬪靡亦極一時之盛今可知者如康熙時京師「內聚班」之演「長生殿」乾隆時淮商夏某家之演「桃花扇」與明季南都「燕子箋」之盛可相頡頏淮商家豢養名流專門製曲如蔣苕生輩

均嘗涉足於此。故其時爲崑曲最盛時代。盛極而衰。理有不可爽者。嘉道之後。海內宴安。仕紳讌會。非音不樽。而郡邑城鄉歲時祭賽。亦無不有劇用日以多。故調日以下。伶人苟圖射利。但求竊似已足。充場故從無新聲。新曲出乎其間。綴白裘之集。猶乾隆時本也。道光之季。洪楊事起。蘇崑淪陷。蘇人至京者無多。京師最重「蘇班」。一時技師名伶。以南人占大多數。自南北隔絕。舊者老死。後至無人。北人度曲。究難合拍。「崑曲」於是乎衰微矣。

弋腔爲崑曲皮黃之過渡

「弋陽梆子秧腔」俗稱「揚州梆子」者是也。崑曲盛時。此調僅演雜劇。論者比之逸詩變雅。猶今新劇中趣劇之類也。其調平板易學。首尾一律。無南北合套之別。轉折曼衍之繁。一笛橫吹。學一二日便可上口。雖其調亦有多種。如今劇「打櫻桃」之類。是其正宗。此外則如《探親相罵》。如《寡婦上墳》。亦皆其調之變。大抵以笛和者。皆是與以絃和之「四平腔」。如《黃巾坐樓》及《徽梆子》。

(如「得意緣」中之調。是就二黃之胡琴以唱秦腔似是而非。故祇可謂之「徽梆子」。均不類。崑曲微後伶人以此調易學易製。且多屬男女風情之劇。故廣製而盛傳之爲「崑曲」與「徽調」之過渡。故今劇中「崑曲」已絕。而此調則所在多有也。

徽調之興

「徽調」者。「皮黃」是也。皮爲黃陂。黃爲黃岡。皆鄂地名。此調創興於此。亦曰「漢調」。介兩黃之間。故曰「二黃」。今人求其解。而不得。乃於黃上加竹。作爲簧字。失其本矣。「漢調」流行於皖鄂之間。石門桐城休寧間人。變通而仿爲之。謂之「徽調」。清盛時。皖桐人官京師者。濟濟有衆。鄉音流入。殆亦有年。必不始於咸同之世。然初僅一二雜劇。自立分支。後以「崑曲」式微。「弋調」不足以獨立。是調聆音易解。高朗悅人。都人嗜者日多。皖鄂又不梗於戎馬。來京者衆。於是代興。爭鳴。「蘇班」衰。而「徽班」盛。拔趙轍而易漢轍矣。咸同之際。京師專重。」

徽班。而其人亦皆兼善「崑曲」故「徽班」中專門名詞亦往往襍以吳語。如呼減短速唱曰「馬前」呼紈綺學唱曰「洋盤」之類至今劇界猶沿其稱而北地無此名詞故不能通其義益雜揉於「蘇班」之舊稱遂成爲專門之謎語云。

京師最講皮黃聲調

「皮黃」以「二黃」爲正宗。「西皮」若或爲輔蓋「二黃」爲漢正調。一「皮」則僅行於黃皮一縣而已。其後融合爲一亦不可復分。徽人至京者以多藝。名出鄂人上。且多變換音節之處。故以「徽調」稱實。則徽固無調。猶北方不產茶。而善於薰製。故京茶轉有名也。初時能者皆眞徽人。其後都人學之。而善徽人。遂無至者。故近日南方轉謂之「京調」。猶外人改造土貨稱爲洋貨者是也。「皮黃」盛於京師。故京師之調爲獨至。販夫豎子短衣束髮。每人園聆劇一腔。一板。均能判別。其是非善則喝彩以報之。不善則揚聲以辱之。滿座千人不約同意。

或偶有顯者登樓阿其所好座間羣焉指目必致譁然故優人在京不以貴官巨富之獨譽爲榮反以短衣座客之輿論爲辱矜矜慎慎求不越矩能不顛躡於此斯謂之能故京師爲伶人之市朝亦梨園之評議會雖庚子後風已稍替而老成矩矱知者猶多若外埠之立異呈奇固多有待終場而去者矣能使人不去者謂之「掛座」能於末齣登場而人皆耐而相待者謂之「壓胃子」「胃子」者武劇也武劇能戀人而欲以唱工加勝武劇以徵觀者之去留非有真技足以動人者不敢爾也

科班各項名色

童伶學戲人生最苦謂之「作科」三月登臺謂之「打礮」六年畢業謂之「出師」鬻技求食謂之「作藝」當就傅時鷄鳴而起凌高吐納謂之「喊嗓」「生」「旦」「淨」「末」各呼二字以暢其喉日必爲此喉乃得進日中歸室對本讀劇謂之「念詞」夜臥就溼特令發疥癬輒不寐期於熟記謂之「背」

詞。」初學調成琴師就和謂之「上絃」閉門教演師弟相效禁人竊視凡一顰笑一扭動皆按節照式爲之少有不似鞭筆立下謂之「排身段」凡此種種皆「科班」所必經其難其苦有在讀書上者故學者十人成者未必有五劇詞滿腹無所用之不得已乃甘於作配角充兵卒謂之「擋下把」否則爲人執役謂之一潤場」料量後臺謂之「看衣箱」前臺奔走謂之「拉前場」伶人至此一生已矣天下美術非盡人可能不知童而日笞老而無能者國中凡幾此亦可爲窮民擇業者悲也。

唱工向無專書記載其要有五

必「唱工」「做工」「身段」「技術」全備乃成爲一完全之伶人然四者之中究以唱工爲尤難尤貴故先就唱工言之皮黃無他能事非如從前「崑曲」劇自爲調曲自爲腔必逐字揣摩能貯「南北曲」百數十套於胸中者乃稱高手此僅喉佳者便已得其大半再加研鍊制勝不難矣然雖不難而真能制勝者卒

鮮。蓋以無專書。無定拍。學者資未必美。美者又無從得師。通人不爲井市。不學隔絕。拋棄遂至以極粗之事成爲極精之業。非勒專書。詳爲記叙。後且將爲絕學矣。故不嫌固陋。以專門之學記之。約計唱工其要有五。

嗓爲唱工之第一步

一曰「嗓」。嗓者喉也。北人稱喉以嗓。本書專取京師梨園爲準。故不以其俗而易之。嗓有上中下三等。又有最下一等。最下者何。「左嗓」是也。左嗓者絃工而喉尺乍徵。而旋商轉捩與調相違。無論如何不能和絃入殼。凡是者必不能學。學亦必不能成。若屬童伶。但有改「武」改「貼」求以別藝見長。若「唱工」則終身無望矣。舍此則或上或中或下。雖優劣不同。要皆可學。其下等者有二。曰「啞嗓」。曰「假嗓」。啞者痰多氣閉。喉不出音。竭力發聲。僅及調底。低唱教戲。則可。登場充配。則難。「假嗓」者能亢。而不能柔。能狹。而不能廣。唱「生」。若「旦」。似朗實浮。雖善用。亦可充場。而斷難持久。不變。此二者品俱在下矣。中等亦有。

二曰「寬嗓」。曰「尖嗓」。「寬嗓」者宏廓有餘高韻不足少不經意泛濫無歸其得名者有如許蔭堂人呼之爲許大嗓（卽許處）非不善唱而究不能精此有所限者也。「尖嗓」者其高無上其細無倫轉捩不窮苦於難放其得名者有榮長盛唱九更天諸劇實有能人所不能者然非高引其吭平平唱演便苦乏味此亦有所限者也故二者皆中等也上等亦有二。一曰「雲遮月」。一曰「腦後音」。二者皆丹田之氣發爲中聲（伶界謂之「膛」音言由胸出也）。可高可低可狹可廣揚首一鳴則聲入霄際罄喉一控則萬斛潮來伶界中謂之膛音。由中而發也。凡唱最工者大抵不出此二類惟「雲遮月」嗓往往初唱多痰久而愈朗若「腦後音」則激而始出平唱亦復猶人二者雖長亦有所短然舍此之外別無所謂高格者其至高無可名狀者惟中聲而已矣伶界偉人無非以中聲應節善爲抗墜變化不窮昔如程長庚今如譚鑫培皆中聲也然譚近「雲遮月」程近「腦後音」大抵中聲本兼二種具此者皆無上選矣凡是者嗓之說。

爲唱工第一入門檻也

梨園練嗓養嗓治嗓之法

梨園之愛護其嗓甚於美人之愛護其色。童時知識初闢爲之師者防範綦嚴。少有不慎一近色慾便將「倒倉」。「倒倉」云者謂醫所蓄而出之猶醫家之倒倉法也。佳喉善唱一經倒倉便啞甚且不能出聲故伶界相傳此爲大忌。至成人以後或一啞而不復振或久之復能發聲此聲出則揮洒自如無復可畏然亦須善練善養善治方能持久禁絕煙酒晨飲雞卵此梨園「養嗓」法也。臨場大呼面壁屢試此梨園「練嗓」法也。小小有疾輕則飲以香茗重則服以「鐵笛丸」。此梨園「治嗓」法也。嗓爲伶人之資本其珍惜有如此者甚矣一技之長非易易也。

調爲唱工之第二步

二曰「調」調有二。一爲曲調之調。一爲律調之調。曲調繁多然舍崑曲外伶人

所共能者。不過數種。一「西皮」。二「二黃」。三「反調」。四「平調」。五「各種梆子」。六「各色牌子」。（如文戲飲宴時唱「舉杯慶東風」。武戲結束時唱「英雄改扮下山岡」之類是也。皆有「鎖喇」或「海笛」相和。謂之「吹牌子」。）雖皮黃中各分「慢板」（三眼爲準。至慢者亦云四眼）。「元板」（一眼而止。西皮「二六」亦然）。「快板」（無眼連拍）。「搖板」（緊拍）。數種。然皆規規有定。別無他種。舉一可通。不似「崑曲」之牌調無限也。唱之工拙全在於腔。若調則衆人所同。無甚奇異。可毋深論。律調者。人之喉音高下不一。各唱一宮也。大抵絲無定音。調絃者必準以竹。謂之「定絃」。所謂「正工調」。「六字調」者。皆以笛中之某字爲工。則爲某調。古云十二律。旋相爲宮。今人謂之「翻七調」。蓋以笛中「小工調」之五字爲工。則爲「正工調」。「六字」爲工。則爲「六字調」。再高則爲「乙字調」。乙字者「正工」之「乙字」。卽「小工」之「凡字」。其高極矣。故善唱者以「乙字」爲極。則從無再越。而上者尋常登臺。

能唱「正工」即爲合格。再下則亦不可。兩人合唱亦定一工。或高者俯就或低者仰趨。不預商明必致不終場而鬪蓋調之高下所差不過毫黍而能與不能迥然判別。此調之說爲唱工之第二步也。

腔爲唱工之第三步

三曰「腔」。腔者詞之餘聲。任情轉折。但不乖節。失律頗無惡於自創新聲。昔時「徽調」初興。僅恃喉音爭勝。如程長庚、張二奎諸名宿皆不尙「花腔」。自于三勝以腔名。後來者踵磨增華。「花腔」之多。遂有層出不窮之勢。譚鑫培卽第一以腔勝者也。腔貴轉多。然有時亦貴簡。老腔貴柔順。然有時亦貴陡絕。出奇制勝。全在相題爲文。拘拘刻鵠。終嫌不化。況腔之急徐繁簡。應以板爲節。若但圖腔。勝致板不牢。轉不如板。板平。按腔合拍。返爲可貴。且腔雖無定而積久相沿之後。亦自有一成不易之規。如「小旦」之腔。不能用之。「老旦」、「老旦」之腔。不能用之一「老生」。（卽鬚生單稱卽曰生。無鬚者爲小生。）「老生」之腔。

能用之。「花臉」其間每有相似而京伶界中確謂斬釘截鐵絲毫不可牽混屬耳。既久亦竊知其言有當。門外漢偶未及知自弄音調其爲方家所笑者衆矣。此腔之說爲唱工之第三步也。

板爲唱工之第四步

四曰「板」。板卽古人之拍也。其物以三木爲之上者疊二下。一有棱。以棱激音。以清圓能合宮聲者爲上。演劇時掌鼓者敲以左手爲全臺之領袖。起落緩急全視乎此。譬如「慢板二簧」首二句必極緩。以下便催而急。然到底不換板者。仍「三眼」也。唱工精到第一須先合板戲詞多或數十字。十數字少或九字七字。不等。每多一字。則多一眼。奇偶不同。而呑吐。遲速之間。必須預擬求合。否則以腔足之少差。一呼吸之頃。便過一眼。不合拍矣。伶界謂之「走板」。鼓師遇此。或高擎響擊。以警之。或連敲遞。逐以救之。能者卽偶焉。或違必能彌縫補救。不能者一走。則無不走。鼓師搖首他顧。臺下鬨然發笑矣。老宿名流。隨意發腔。莫不應節。或

故促之使空（去聲）或故緩之使過而及至句止腔終仍復不差累黍空者謂之「閃板」過者謂之「趕板」有意作驚人之筆與詩家好押險韻者同變化神奇不可究詰如今譚鑫培輩皆頗能此殆亦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者耶此板之說爲唱工之第四步也。

字爲唱工之第五步

五曰「字」字者讀音與常語不同也皮黃出皖鄂之間讀字多以皖鄂音爲主而此中習慣又不能盡拘以方言其字有南音有北音有非南非北相沿之誤音又有非鄂非皖沿用「崑曲」之蘇音更有所謂「棗核腔」「尖圓字」者皆言戲學者不可不察者也以南音論如北人讀庚青韻皆用重濁之鼻音其音與東冬等韻相近以視南人讀以輕清之舌音與侵文等韻相近者截然不同尋常語言以此辨南北無或爽者劇中讀庚青韻字無不學南人之用舌音惟花面則可用京師土語譬如英雄二字生日皆讀英因（凡字音難以一字定者皆旁註

一字以明之。其旁註字與本字合一卽劇中之讀法。下倣此。雄與南人無異。花面則讀英。雍雄是北人讀法。此除「花面」外大多數用南音之證也。更鼓之更與更衣之更皆當讀如耕。惟京師讀如經戲中遇此字則必讀北音。如「桑園會」說白中之「看衣更」(讀如今又與北音之讀如宮者有別)換「黃金臺」倒板中之「聽譙樓打四更」皆作今金等字之音。無作根耕之音者。一讀根耕之音便謂之飄。(音近僻)字飄字者誤讀之謂也。此又用北音之證也。又如臉字必呼爲儉。此明明誤識誤用而相沿既久。牢不可改。改則犯規。此非南非北。相沿誤音之證也。又如讀我如鄂。(上聲)讀娘如梁。讀你如裏。本近皖鄂之音。若讀玉如約。(入聲)讀坐如住。則蘇音矣。此又非皖非鄂。沿用「崑曲」蘇音之證也。又有所謂「棗核腔」者。本「崑曲」之名詞。而今劇亦復用此。蓋唱中有應著意之字。必先由他一字起音。由輕而重。既落本字。復由重而輕。如棗核之兩頭尖。然例如「天水關」中「慢板二黃」一段起首一句「先帝爺」之先字。初輕。

由西字讀起。次落先字。再次復轉依字音。以去凡三轉而此字之音始畢。卽「崑曲」核音之遺意也。又有所謂「尖團字」者。此例爲用至廣。爲律至嚴。少有乖違。爲劇大忌。團音卽尋常讀法所異者。惟在尖音。例如前字必讀清奇二字合成之音。主字必讀重最二字合成之音。日字必讀入銳二字合成之音。請字必讀奇淺二字合成之音。他如修字近西書字。近需心字。近細比字。皆是大抵舌嘴等音。字皆以輕唇呼之。而亦限於其所恆用。亦不必盡然。此亦習慣法之一種。不可強以義通而欲學「皮黃」。有難出其軌道者。譬如唱「舉鼎觀畫」。一齣內「老徐則在」。祖先堂前修書信。一句尖字甚多。除老徐則在堂五字外。下餘六字。皆尖字。唱頗不易適聽。故能手如譚一輩人必改詞以唱。乃不爲字所拘。連讀有如舌病矣。凡讀尖字。謂之一咬字。然亦有必不應咬者。如「箭穿胸」之穿字。一把馬下」之下字。皆應以團音讀。本字一咬尖音。便又小氣。而人往往犯之。此無理之理。積久亦自可通。諸伶津津言之。矜然自詡爲學問。非知此中三昧者。往往。

不肯盡言亦戲學之一緊要公例也

唱皮黃須講雙聲字

「皮簧」雖粗於「崑曲」不必字字皆合宮譜然字音有異唱法亦必不同聞之此中人云如唱「狀元譜」一齣前半「西皮」一段末句爲「有何人將二老送在荒郊」荒郊二字爲雙聲故唱時必須平列而出無所抑揚方爲合轍若改爲「有何人到墳前來把紙燒」紙燒二字一仄一平非雙聲比則紙字可重讀少頓再唱燒字並可贅以餘腔與荒郊二字唱法迥別矣又如譚鑫培唱「硃砂痣」劇中「你莫非嫌年邁難配鸞凰」一句鸞凰二字雙聲常人每與他句同一唱法譚則兩字用低音平出幾不成調別以「花腔」揚而合之識者推爲眞通唱理者譚亦自命已外無人若問之常伶恐多有不得其解者小道可觀此中亦自有細事確爲「崑曲」之餘派此字之說爲唱工之第五步也

做工之難

此五者備則唱之能事畢矣。雖斷無他技亦足以名。然爲名伶究無善唱而不善做者聲容並美。乃適觀聽若論做工益無窮盡粗淺者人所共識姑置毋論。論其精深刻露譬如唱『盜宗卷』則人必忠直但飾爲癡則謬矣。唱『空城計』氣必嫋雅若露爲詐則遠矣。爲『天雷報』之老父者必由愛而激人總不出鄉愚方爲合格爲『白虎帳』之元帥者必力持鎮定懼而不失常度乃近人情非然者不厭則疎過猶不及其中消息可意會而難以言傳從前出一名伶必經數十年之揣摩閱歷始能現身示人惟妙惟肖斷無率然從事以意爲之如近日各埠伶界之惟意自是者觀於壯悔集中之馬伶欲扮嚴介宜則必鬻身於權奸之門窺探三年而後得閱薇草堂筆記中之某伶欲充婦人必先自忘爲男子貞淫喜怒先擬境於心然後登場自合其難其慎慨可知矣。

戲必有技

戲之難非僅做工尤必有技而後能勝其任。『武技』（俗謂之把子）毋論即以

「文戲」言之。其能事在衣裝一方面者。則如『黃鶴樓』之冠。（皇叔應以首上擲冠丈許落於拉場人手。）『李陵碑』之甲。（不能見解脫痕。且須合板。）『瓊林宴』之履。（生一出臺。便須以足擲履。以首承之。不得用手扶助。自然安置項上方合。）『烏龍院』之靴。（宋江應於旦膝上左右旋其靴尖。與指相和。必相左。以速而善變其方位爲能。）其能事在用物一方面者。則如『九更天』之刀。（時間促而準。）『戰蒲關』之劍。（旦炷第三香時。生立旦後。劍自落手。）『楊妃醉酒』之爵。（啣而折腰。）『採花趕府』之花。（招手而出。近乎戲法。）『虹霓關』丫鬟之盤。（以兩指旋轉之。飛走而啣其杯。走定盤正。置杯甚速。皆須應節甚難。）『打蓮湘』稚妓之鞭與扇。（式甚多。皆非久練不能。）其技皆應絃。按節炫異驚奇。非夙能者。苟易人爲之。斷不能靈敏。新奇悅人。至此雖精不必。如由基之射葉。而習有類於丈人之承蜩。技藝之長亦非倖致。兼此衆善。故戲劇始爲社會所歡迎。專美唱工。非全豹也。

武劇之難

「武劇」之難。更非常技可比。其人腰脰必自幼練成。及長仍日有定程。時時演習。乃能轉折合度。或凌空如落飛燕。或平地如翻車輪。或爲倒懸之行。或作旋風之舞。此猶恆見。然已非一日之功。以余所見於京師者。其人上下繩柱。如猿猱翻轉。身軀如敗葉。一胸能勝五人之架疊。一躍可及數丈之高樓。目炫神搖。幾忘爲劇。此種柔術。殊不多覩。亦尙非劇場所必需。其必不能無者。則兩兩揮拳。雙雙舞劍。雖非技擊本法。然風雲呼吸之頃。此來彼往。無隙可乘。至極迫時。但見劍光人身。若失爲技。至此自不能不使人顧而樂之。他如擲棍。拋槍。拈鞭。轉鐗。人多彌靜。勢急愈舒。金鼓和鳴。百無一失。而且刀劍在手。諸式並備。全有節奏。百忙千亂。之際。仍不失大將規模。非如近今「武腳」。僅以多翻善躍爲能。氣粗以橫。不可嚮邇。戲之失傳者。蓋不少矣。

樂工漸無高手

戲之悅人全在音樂。「崑曲」中雜有各種「牌子」、「皮黃」已稀而今之「皮黃」又非昔比。不但伶人妙技卽樂工（俗謂前場）亦漸無人從前琴鼓皆有著名之師。今則罕覩但非恆用之調多置不講。如「回朝」劇中之應打「五馬江兒水」（牌名）「罵曹」劇中之應擂全套「夜深沉」今之樂工往往苟減更代無能知其正音者。江河日下卽此小道亦足見攻苦力學乏人而安於淺近易學者比比是也。劇中無可悅人之佳奏不得已乃以「紡棉花」等劇專用淫詞輪唱。鬨動座人此亦可爲世風深慨者也。

第二章 諸劇精華

生旦等稱名之義

戲中腳色共分一生一旦一淨一末一丑一貼一副一外一雜九種。今人求其解而不得。有謂皆反言者。如「生」有鬚是老而將死故反言「生」。「旦」爲婦人昏夜所用故反言「旦」。「末」本用以開場故反言「末」。

淨一本大汚不潔故反言「淨」「外」充院子日長在內故反言「外」「丑」皆街猾鷄鳴不起故反言「丑」此說亦自有致然非本義其本義蓋皆以人色分定其名或間標誌符號特伶人粗僞識字無多始而減筆繼而誤寫久之一種流傳遂爲專門之名詞明知其誤而不可改矣譬如「外」員外也「生」生員也「末」末將也「副」副帥也「小旦」小姐也先去女旁後又改且爲旦但圖省筆而已「丑」醜之代音字也「淨」須淨面而後續方能着彩此符號標誌也「貼」須貼花鉢也亦符號標誌言與旦之素裝不同也「雜」雜色也九種稱名此爲確解梁崑林先生歸田瑣記中曾記其義是否同此今忘之矣

老生唱法

九種之中以唱工勝者惟「生」「外」「旦」「淨」「老旦」「小生」六種六種之中又以「生」爲最故京師每一班中必有善唱之「生」乃能成立否則雖有佳伶妙劇究嫌羣龍無首觀者相率裹足矣各脚唱法嗓音均可造作

惟「老生」須出天然。故以生爲「唱工」之領袖。其最有名者必在此種唱工。要旨以「字正腔圓」四字爲此中人不二法門。而「生」唱尤須合此四字。其他小有出入尙無不可。「生」之唱大抵以純用「膛音」爲貴。貴平正沈着。不貴巧滑離奇。雖與「老旦」同宮。而「老旦」可多爲曼聲。「生」則無是其喉。須能高能下。能狹能廣。如唱「西皮倒板」。往往用「嘎調」。「嘎調」者逼其音。使極高極狹。迥出絃外。轉珠磋玉。如天外飛泉。破空而下。斯真難能可貴者。故每遇此必舉座若狂。戲中如「戰太平」。如「讓成都」。多有此調。非喉音佳者。不敢唱也。又須用「拔尖子腔」。「拔尖子」者於句之中一字或末一字忽然擡高。有如變徵。如「探母」中「站立宮門叫小番」之番字。「斷密箭」中「似狂風吹散滿天雲」之風字。皆陡然高唱入雲。不能不使人叫絕。「花面」雖亦偶或用此。而不必拘以必能。若「生」則非此不足以見長。故生唱爲至難。至貴也。

文昭關爲生唱最難之劇

「生」唱各劇中以『文昭關』爲第一難題。非燕許大手，未敢輕試。猶詩家百可獻醜，猶不敢輕樂府也。此劇自程長庚後，無人敢唱。大有珠玉在前，先生在上之勢。近日唱者大抵皆童伶學步，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也。此劇中「皮黃」皆有各腔，胥備尤難。在愈唱愈高，愈高愈急，聲容並迫，無可停歇。非鐵喉將不足以終其事。中間「鷄鳴犬吠」一段，音近變徵；「一輪明月」一段，正確宮音。凡後唱「慢板二黃」者，皆以此段爲模範。譚氏之創新調，事當別論。若唱此劇，亦必遜謝不遑矣。

讓城都戰太平二劇

『昭關』之外，自以『讓城都』、『戰太平』等劇爲難。『戰太平』一齣，並帶「盜靠」，且須「打靶」，尤非曾習武劇者不能充數。近日王鳳卿注意『城都』、『一劇李庫』（皆京介）注意『戰太平』。一劇雖相去尙遠，然譚氏之外能者蓋

無幾人。『城都』爲汪桂芬佳劇。故譚亦不唱。欲知其音調，求之王李，差近而已。

寄子硃砂痣觀畫洪羊洞四劇

老生『慢板二黃』戲，近日最受歡迎者爲『桑園寄子』，爲『硃砂痣』，爲『舉鼎觀畫』。其『慢板』須聚精會神，方能使聽者滿意。『寄子』中，見墳臺一段，音主悲涼；『硃砂痣』，借燈光一段，音主飄逸。雖腔調相類，而各有主音，方能合拍。『觀畫』中，着意在『未開言』一段，然此段隨問隨答，頗難動人。且後『那黑漢』二句，擡字太多，稍不措意，便成沿街丐唱。且『老子英雄』四句，『說明了』四句，均不易唱，字亦難讀。譚氏以『慢板二黃』見長，此等劇亦不輕唱也。

空城計

『空城計』一劇，自昔至今，皆受歡迎於社會。此劇實兼『唱』『做』兩工。之長。其『做工』在看地圖時，似驚似懼，而不露驚懼之狀。與老軍談話時，似悲似

壯而不見悲壯之形。此等「做工」一二巨擘外，直無可論。論其「唱工」，可矣。此劇最動人，在「我本是」一段。人人所知，不知高手唱此，其於「想馬謖失街亭」令人可恨，反教那司馬懿笑我無能。安下了空城計，我心中不穩，望先帝在空中大顯威靈。四句必斟酌飽滿沈浸，醜郁以出之至「心中不穩」四字，腔緩韻低，無限感慨。至「大顯威靈」四字，精誠外越，響遏行雲，使座客聞之，直如置身武侯帳下，見其鞠躬報國，深情有不寒自肅之概。至臨城與老軍答話處，光明正大，是爲安服軍心，不是詭言用詐。其唱深深款款，餘味曲包，雖不唱後兩大段，聽者已滿志。躊躇人人以爲得珠以去矣。況後「慢板西皮」一段，經譚氏改訂，詞調並佳。歷叙遭逢，淚隨聲下，抑揚頓挫，妙合自然。能解其詞意，以意貫而唱之，更覺句句落實，字字有味。舍譚氏外，大抵皆徒仿腔調，不知此劇精處全在武侯重託孤之寄念，白帝之恩滿腹忠誠，意在言外。唱者本此意，而以慷慨激昂之氣，唱淒涼悲壯之音，無心流露，中均成佳調，況有意動人乎？此唱之佳，直可謂無

偷比惟內諸葛亮怎比前輩古人。一句能手。有時唱爲先生二字。亦覺真切。有味。而女伶輩竟有於先生上加一老字者。且以怪腔讀之。唱之直不復成語。不如唱古人二字爲得矣。又唱工最講平仄。從無上句用平聲押脚者。有必改之獨此劇「亮一亮琴音」之音字。確是平聲。譚唱亦並不改。初頗疑之。繼聽其仍唱。本音並不強讀爲上聲之影去聲之映。蓋此句唱畢。卽操琴綬。此句雖爲上句。實須中斷。故以平聲押脚。暫收束之作一小頓。此等處皆煞有思想。非率然也。俗伶平仄亂讀。全不分別。上下句有難諧處。便故轉其音。如讀人爲刃。讀你爲泥之類。多不勝舉。名伶必無是也。此下「二六」一段。音佳而難唱。過緩則平。過迫則俗。頗難適中。且一來來來請請請。六字尤易取厭。近滑而「原來司馬」之馬字。俗伶動作極長之音。唱成罵字。更爲俚鄙。近見一女伶唱此首。搖身動怪腔。百出。且時時以扇障胸。上下搖擺。借身之動止。以標明其節奏。若必受臺下無限歡迎者。實則做勢拿腔。人人所惡。適成爲畫虎類犬而已矣。名伶唱此氣舒。以達全在。

不失儒者氣象並以老成自壯之概以示宣王先有自重之念存於中乃不落輕佻行逕況其中「你連得三城已眞微倅你貪而無厭奪取西城」二句唱時尤覺大方動聽貪而無厭四字平出重讀一若司馬之來此必取敗者故聞而退兵此等字句中皆有精意惟在能得其意而肖其口吻以出之全劇之佳乃歎觀止矣若不分析及此寧不負此佳劇耶

天水關

「慢板二黃」以「天水關」一段最不易討好而此劇亦頗難唱。姜維唱「一聲令下」一段（卽姜伯約在疆場一段）近時「花面」頗能流走其音調娓娓動人唱諸葛者更須加乎其上方爲滿足舊時「三枝將令」均唱疊板有所謂「一百零八句」者句繁調迫俗不可耐近年乞兒唱蓮花落必重按板以催迫之方家多不欲聞近人均改唱「搖板」四句轉覺大方其最難處「在姜維降漢」下「一生」在山岡側身向內喊「倒板」此板必用「

嘆調。愈高愈轉愈佳。若用常腔唱之。平平不出色矣。

掛玉帶上天台

『掛玉帶』『上天台』等劇皆成舊戲。多年無唱之者。近歲又頗翻新。『上天台』已登場屢屢矣。內亦有所謂『一百單八句』者。卽『有孤王下登殿』一段是也。此段多作長句唱。頗難工。內如『你道是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一旬又『老伯母聞此言。懸梁命喪他。叫你孝三年。改三月。孝三月。改三日。孝三日。改三時。孝三時。改三刻。孝三刻。改三分。三年三月三日三時三刻三分時時刻刻輔保孤王』兩句皆過累贅。疊床架屋。與『天水關』舊唱同病。惟能手以極慢之板極高之音。隨疊隨揉唱時亦頗悅耳。然此非透過一層者。不可輕試。一近蓮花落。則不復成戲矣。

斬黃袍

『斬黃袍』一齣。內多『拔尖子』腔。與『戰太平』相類。惟不須『打鞞』。故

喉佳者均可唱也。此類佳劇甚多。不勝記錄。

轅門斬子

『轅門斬子』一齣。內多『漢調』。如『揚彥精下寶帳迎接娘來見老娘不由人恭身下拜』二句。其下餘腔皆由『漢調』而變。唱佳者實足令人耳目一新。卽開首初見宗保一段。皆五字爲句。亦『皮黃』罕有此劇純取變調。後來見穆桂英後。亦多用尖腔講聲。調者不可不兼通之劇也。

李陵碑

淒涼悲壯。莫過於『二黃』之『反調』。反調者。起落均高出本宮也。純是商音。使人聞而多感。此調以『李陵碑』一齣爲最全備。他如『奇冤報』（卽鳥益計之前半）『鳥益計』『牧羊卷』雖亦同調。而不如『碰碑』腔調之全。此劇編製絕佳。詞亦悲壯。頗動人。烈士暮年之感。始唱『慢板二黃』一段。卽含無限淒楚。至『西北風吹得我遍體颼颼』一句。真如見令公當日年老氣衰。強自

支持情狀。凡演此劇，扮令公者雖畏寒而不可偎縮，雖悲哀而不可灰穢。必老而木強時，露衰象，方爲合格。自唱「歎楊家」以後，全入反調。其高處如鶯啼鶴唳，其低處如猿嘯。雖嘶每有一揚，先有一抑。遞高遞下，字字傳情。內如「賊潘洪」三字低平，故在金殿；「三字高聳」，雙龍會；「三字高聳」，故一戰敗了。四字低平，下一句欲激昂上一句，必先平淡上一句，既變調下一句，必換腔。如「馬前英豪」一句之英字低矣，而豪字尤低。「大郎兒」三字高矣，而餘音尤高神化。無方不可摸捉及唱。至「到如今困守在兩狼山內，無有糧，外無有草」，盼兵不到，盼子不歸，眼看白髮蒼蒼，老殘生命，在今朝。一句直如萬壑齊鳴，百川倒海，滿腔熱血噴薄而出。真有一字一珠，一珠一淚之慨。況句如「外無草」之草字，乾頓響讀，一老殘生」之生字，含悲平讀，至哭兒之後，大放厥喉，聲徹天際，如黃河九曲，直洩尾閭雲山萬重。忽開曠宇，爲唱至此，使人神意都消，可謂極聲音之能事矣。惜近日外間劇本不載，此段可稱畫龍忘睛。其中打雁二句云：「寶雕弓打

不中空中飛鳥弓斷弦折所爲那條。」那條二字朗讀頓止亦老橫悲壯不易學。步總之此劇腔調爲「老生」。一反調之總匯有「慢板」有「元板」有一快板。無美不備奇正兼收他劇仿之瞠乎後矣且此劇非獨以「唱工」勝。一做工。一技藝亦均難能不但碰碑時之卸甲丟盜手腕靈捷爲貴卽第二場持刀而舞似力不勝伶界謂之「轉刀花」非善者不能舉輕若重而又出以自然若是是亦觀者所當注意都人每見必爲喝彩者也。

洪羊洞

「洪羊洞」一劇近亦風行高手唱之卽出場四句便足悅耳其後「搖板」一適。纔。間。一。段。須。極。低。柔。連。唱。「你。你。你。」字。須。有。神。彩。所。最。難。者。仍。復。「慢。板。」一。一。自。那。日。一。段。其。讀。「洪。羊。洞。」之。洪。字。必。須。真。正。鄂。音。方。覺。入。殼。其。「老。軍。報。他。二。人。在。洪。羊。洞。喪。命。」一。句。平。添。兩。字。最。易。走。板。讀。時。過。急。近。偷。過。緩。又。難。合。度。必。須。重。讀。洪。字。將。羊。洞。二。字。於。尋。常。唱。餘。腔。之。地。位。輕。輕。帶。出。乃。爲。巧。唱。

不然。弄巧反拙。徒形其贅而已。

賣馬捉放二劇

「賣馬」一齣亦近日名劇。「慢板西皮」一段久已膾炙人口。其實此劇亦無甚大出色處。慢板一段亦與他劇中腔調略同。無獨異處也。以「慢板西皮」論。自以「捉放」中之「聽他言」一段爲最妙。此段情文並至。慨當以慷。一寬宏量大。四字之高放。「花隨水。水不能憐花」八字之流走唱至此。均足令人忘神。且內有一「反西皮」一調。悲慘尤甚。尤爲難學。至入店後唱「慢板二黃」。亦是一輪明月。一段惟用紗麻韻。非先前韻與「昭關」不同能者。唱此亦獨標新諦。唱一輪之一字後。卽用韻腔遞轉而上。久之乃落歸本轍。再出輪宇。其腔高響。揉折非喉佳者。不能以一字而拖長。至數拍之久。論者謂與「一崑曲」中「尼姑思凡」第一折「小尼姑年方二八」之二字唱法可以並論。可謂無獨有偶矣。此劇自始至終「皮」「黃」並舉。無段不佳。靡腔不備。必

有上好「花面」扮爲曹操。兩兩相配方爲不負。雖淨唱無多。然一種奸險陰狠之態。沉鬱寬朗之音。與生唱之悲婉清新。相形方益成美。不然陽春獨謳。和者無人。亦觀者之憾也。

蕭恩打漁

『蕭恩打漁』一齣。亦重在「西皮慢板」一段。而『父子江頭把網撒』年紀衰老氣力不佳。二句亦可用「尖腔」唱之。更爲動聽。此劇究無多唱。可毋深論。因論慢板西皮並及之。

打棍出箱

『打棍出箱』一齣。卽『瓊林宴』也。此劇重在「做工」。不在「唱工」。自『問樵』起。皆用「平腔」。「平腔」頗難出色。故能手於「元板」。『我本是一窮儒』一段。以全力注之。亦遂出奇制勝。中間『念卑人』一聯。高唱入雲。煞尾『我往日』一聯。如丸走坂。音節鏗亮。雖僅六句。而沿街效慕。直無一人能近似。

之者蓋抑揚抗墜之間必先有揣摩而後用之於唱方能動聽呆呆刻鵠安能類哉此劇「做工」貴有情急而顛之態而出箱之後或走或坐忽上忽下非身柔足捷舊有磨練者不能卽「平調」之中頓挫悠揚亦成佳唱能兼此者通國恐無數人其難至矣

五加坡汾河灣二劇

「五加坡」「汾河灣」皆以「科譚」勝俗所謂「頑笑戲」也而「唱工」亦正以諧謔故可以流走行之若「生」「旦」並佳此劇亦非常醒動「五加坡」「唱工」以一八月十五月正明一段爲佳「生」「旦」各唱半句新奇可悅「汾河灣」「唱工」以「薛貧貴好命苦」數句爲佳「尖腔」「嘎調」隨意齊來或聳如鷹隼之摩空或放如百川之奔馬而中間滑稽百出「唱白」遞呈生死於呼吸之間哀樂在反掌之頃得其人而以唱以演座中千客殆無不笑遂顏開者竊謂以此等劇治人心肝鬱病必勝於逍遙丸萬萬也然

非其人則不如其已

魚藏劍

「魚藏劍」一齣亦戲中泰斗也。其詞句之多音調之緊與「文昭關」大略相似。惟「文昭關」貴在響切光堅。「魚藏劍」貴在悲涼慷慨。內中「反西皮」一段與尋常「西皮搖板」類而不類。起句「子胥閥閱門楣第」此句下半一句義而連用五字，斷非通人所爲。然伶人粗淺，又不能知閥閱等字，不知何由撰出。殊不可解論者，謂可與京師諺語光滑琉璃球作對，蓋亦五字一義也。次句爲「到如今落泊天涯有誰知」二句。「血海冤讐沉海底」四句。「好一似風吹翅毛」怎能飛。以下報名二句。「伍子胥伍明府」五句。「父母冤讐不能報」。以哭爹娘終未句不唱，以金鼓掩之，謂之「掃頭」。大抵「皮黃」與詩之古風相似。必上下兩句爲一聯，或六句，或八句，多或百數十句，少亦必四句，無二句爲一段者，有之則兩人互遞發聲，或出場代「引」，或入場「尾聲」，亦可二句爲段。

若三句五句奇而不偶則在所必無其有時只唱三句五句者蓋非無下一句而金鼓已鳴聲爲所掩故竟不唱捲入「掃頭」此類亦頗不乏也統觀此反西皮語句均似是而非想見「皮黃」初興時全由粗伶自創厥後流傳漸廣士大夫間或潤色之故惟老劇中愈多不通之語此段唱法極妙誠可謂慷慨悲歌初創時意在與簫聲相和而鳴故嗚嗚咽咽有怨慕泣訴之致粗伶不達其意但用尋常「西皮搖板」唱法不求爲嗚嗚然之音失其旨矣此劇之專諸亦須佳「淨」一作配其壯烈處令人起舞其純孝處令人起敬加以「生」之佳唱婉轉無窮真足動人耳目者也

二進宮三娘教子秋胡戲妻三劇

劇中費解語本多而最難解而又通行者爲「捉放」中上場說詩四句其詞云「頭戴烏紗奉孝先思量開國萬民安世間好事全忠孝德配汪洋水底天」多人以意詮之卒不能伸其說又從前「二進宮」劇中有「烏進宮逼死狗烹之

故耳。一語人亦不解。後有人思得其故。鳥者鳥也。宮者弓也。宮下應有藏字。逼者免字之訛也。實乃鳥盡弓藏。免死狗烹八字加以之。故耳。三字更難解矣。後來唱者均加意添改。而仍有循舊不變。謂戲文不可輕易者甚矣。漢儒篤守師說。宜其以誤傳誤也。『二進宮』一齣。『生』『旦』『淨』並唱。實是佳劇。惟戲文過老。街衢童豎羣焉呼叫。使人厭不樂聞。與『三娘教子』『秋胡戲妻』皆三十年前最有名者。今已漸歸淘汰矣。

定軍山龍虎鬪二劇

『老生』難於唱。『盜靠戲』如『定軍山』。如『龍虎鬪』皆『盜靠戲』也。非曾練腰脰者。一經披掛。必有手足無措之虞。『定軍山』唱詞絕佳。『身段』亦極靈捷。『龍虎鬪』非高喉不能唱。緣爲『鎖喇二黃』也。『鎖喇二黃』別爲一宮。不足以爲辱。若程若汪。則皆能之。後實無能手爲之者。若最高無韻之。賈星橋轉可自鳴得意。作者因『盜靠』並及非有意趨重此類也。『定軍山』

一齣爲譚氏快心之作。其老當益壯之概，足以王人之神唱「戰鼓冬冬」數語。時聲容並茂，韻調流走，然沈着痛快，絕非尋常學者一派滑腔可比。若「一匹馬」之馬字，拖長成罵，能者斷斷無是也。

斷臂說書盜宗卷天雷報三劇

「老生」尤難於「說白」。「斷臂說書」一劇，專以「說白」勝，不可落呆詮。處處官止神行，下語如珠，走盤如風，振葉其輕，妙處如孺，悲擊磬其沉着，處如項王拔山，其纏綿如繭，縛萬重其斷截如壁，立千仞或於無聲中，傳語或於意急時忘言，聳聽刺心，極捭闔縱橫之能事，非具此意，此舌此劇定無纖毫可取處，非比「盜宗卷」「天雷報」等戲，猶可以做工勝也。「盜宗卷」一劇，張蒼兩喜，兩急，初小喜亦小急，後大急亦大喜，喜時手不知舞，足不知蹈，急時目不辨色，耳不聞聲，能者傳神有化工之神妙。「天雷報」一劇，全在得好「配腳」，初時暮年夫婦，在所居相對，忍飢思子，又適逢歲寒，大雪其衰慘淒涼之狀，始而相尤，繼而

相慰其情狀亦足令人悲歎後扶掖出門欲殺悲適以益悲欲忘子反愈思子。喃
喃對語活畫一幅衰年望子圖。又後聞子掄元而歸喜出望外互相私度喜懼交
繁鄰里相推居然封翁封母迨青風亭一見恨不喜而納諸懷中及拒而不親乃
驚疑揣想初僅愛子而忘其貴至此始悟其貴而仍欲子之不得已乃一再下氣。
始而跪繼而叩首終而哀哭而所謂張繼保者仍恝然不動復以青蚨二百報之。
媼知不可爲一怒而絕叟痛婦憾子情切詞迫至此全爲變徵之音數至二當初
養爾十三載如今報我二百錢。二語時臺下千人恨不卽裂張繼保而食其肉。
能手演此雖僅說白而真情若繪有令人作三日思者孰謂舊劇中不講情節耶。
此三劇皆以「說白」勝而說書之佳處在「白」此二劇之佳處在「做」似
同實異舊劇之法門至廣變化無方雖謂之國粹無不可也。

老旦唱弔龜行路哭靈等劇

「老旦」與「老生」相近而腔實大殊。「老旦」究係婦人雖老而喉寬不復。

作鶯燕語而其音婉狹究異丈夫故不貴沉着而貴瀏亮爲「老旦」者必由此。着想以行其腔乃成佳唱。「老旦」名劇以「弔龜」「行路」「哭靈」三劇爲最。「弔龜」以「唱工」「做工」勝。「行路」以「說白」「身段」勝。「哭靈」亦以「唱工」勝。「弔龜」以「慢板二黃」以下數段爲中權其能勝。任愉快與否咸視乎此。首一段「康氏女作草堂珠泪滾滾」八句均以平正安貼爲主。以下改爲「元板」頗有「垛句」須口齒乾淨聲調爽利且「垛句」後必空一板乃不乖拍若一氣急呼往往走板腔之繁簡視乎其人。均無不可然喉音必須清脆多爲曼聲最佳。然矯揉造作過甚亦取人厭。龔雲圃稱聖而程文啓不得爲賢者正以學龔而專得其病而又從而益之也。「行路哭靈」惟以悲哀爲主。行路見其長子張全後演說其幼孤時代情形「說白」極長字字入理。如能口清齒白字句各還本音始徐終急侃侃鑿鑿道出卽此一場已饗人意。況其途行之衰憊遇鬼之驚懼到衙之怨憤見子之譏嘲加以「唱」「白」疊呈。

徵商雜奏。宜乎悄然四座。惟聞絃板清揚。人人神爲之奪也。

陸殿滑油山二劇

「陸殿」、「滑油山」亦「老旦」佳劇。嗜聆音者靡不樂此。不疲。「陸殿」不但唱佳。卽木蓮僧城外問母姓名時鬼卒爲之轉詢。老旦扮劉青提在臺簾內以一有呀二字相答。此二字聲極高朗。須震耳如雷。識曲者不待出場。聞此二字。即可爲定高下。滑油一齣亦「梁句」甚多。非氣足力充者甚難終。劇內中「老生」今年一四字以「說白」作首句之起板。後以「五十歲」三字卒成之。雖能者不難。而由句末起唱。究非熟極而流不易分明融洽。此劇音節亦勝均纍纍貫珠。洋洋盈耳之佳什也。

趙州橋

「趙州橋」一齣。卽「打龍袍」也。「黑面」佳則以「打龍袍」稱。「老旦」佳則以「趙州橋」稱。所謂名從主人也。此劇中之「老旦」唱不甚多。視「滑。

油山」等齣爲省力而回宮後乘輦而出徐唱「慢板二黃」其音調之佳亦非
高手不懶人意簾內「倒板」一句最應注耳蓋「老旦」倒板其「花腔」
多於「老生」轉折多端揚扢備至善唱者身猶未出而呼一倒板之後臺下已
譴聲雷動舉座靡然此固「老生」所不易得者其第二句詞爲「殿角下又來
了我要飯之人」詞新而警煞尾又作「小旦」之「迴環腔」亦皆足以動人
處故唱「生」少欠尺寸者多改「老旦」然亦非善於換氣用氣不能勝此長
句長腔也

花面唱打龍袍鋤美案探陰山雙包案等劇

「花面」「唱工」以「黑頭」爲上京中所謂「黑頭」者卽「黑淨」是也。
「黑頭」各劇又以扮包孝肅爲正宗故「打龍袍」「鋤美案」「探陰山」「
雙包案」等劇皆表表者「龍袍」唱工平平「美案」以「慢板西皮」一
段爲筋節而善唱者卽各段「搖板」中亦能見長「黑頭」之唱與生迥別又

多用京音。京語以「鼻音」爲貴。以俏拔爲主。如此劇中舍報名「包拯」之拯字外。「鼻音」不甚經用。而俏拔處。則時時有之。如「漫說當朝駙馬到。就是鳳子龍孫也不饒」。其「鳳子龍孫」四字。故意緩茹低揉至「也不饒」三字。傾喉一放。實令人忍俊不禁。即前一段「狀子壓在我的公堂上」一句。後五字。用京語一滑而出。勢亦俏甚。況「說白」中與陳世美紛爭時。有一跑了。王朝跑不了。老包。一語老包之包字。其喉佳者。往往響如裂竹。洪若鳴鐘。一字之佳。千人傾倒。謂非美術而何。

黑風怕

「黑風怕」——齣「黑頭」正劇。而變調過於滑利。難於見長。善唱者。於開始「正板西皮」。加意鎔鑄。已見能事。其下惟於流走處。見響切。於收煞處。放寬洪而至關之時。唱「老爺來在牧虎關」一折。至後「不叫兒看兒要看。不叫兒觀兒要觀花」。拉打開大家看。三句一氣遞滾而下。開字小頓。打字重讀。作京音。

以出之其唱亦俏俊可悅是全在人之善變無一唱不可令佳猶文家是處皆天然文字也

御菓園

「御菓園」一劇。「慢快板」均備。字正腔圓。貴平貴穩。且劇長詞冗。非真具佳嗓者不能爲。亦黑頭要劇也。

小旦唱二進宮桑園會宇宙瘋落花園等劇

「小旦」之唱。全貴能柔。必委婉旖旎。動人斯成佳構。近人但以狭喉高音。自命不知過高則不潤。過狹則不圓。其往日稱名者。大抵足副玉潤珠圓四字。此四字真。一旦。唱。之。鐵。板。註。脚。矣。一旦。唱。亦。社。會。所。重。故。有。獨。脚。之。戲。其。調。皮。黃。反正。」皆備。「正板」如「二進宮」、「桑園會」、「反調」如「宇宙瘋」、「落花園」。轉折悠揚。亦耳有同聽。惟「旦」唱多字。爲聲掩不易審。知其詞其講求。深者雖故作雌音。而讀字仍真真切切。毫不含混。大抵腔不宜硬。硬則難圓。字

不宜乾乾則難潤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祭江彩樓配二劇

試「旦」唱佳否以「祭江」前四句證之可定蓋此四句已無腔不備矣其詞云「曾記當年來此境浪打鶯鶯兩離分從今後不照菱花境清風一線未亡人」四語詞亦未盡可解而音調極爲高爽且字字響亮花腔極多唱此而工則無不工之劇矣他如「彩樓」一劇亦「旦」正劇其深深款款足見閨閣深情能者孔多精者絕少蓋圓潤二字正未易躋及也

小生唱孝感天北門樓轅門射戟等劇

「小生」與旦唱無別惟「說白」雜以寬喉與「旦」合唱「孝感天」一劇反正調備板以極慢爲佳從前「小生」有專門近多以「旦」充數其必爲「小生」而後能唱者如「北門樓」如「轅門射戟」皆絕佳之音調「北門樓」中亦有一反調皮一段卽「我一見貂蟬女心頭起火」一段也唱佳者此

段音節有不可思議之美麗鏗鏘頓挫直有如敲金戛玉之脆而清然此調甚難或一走作其音如吹脣如鳴哨又或未嫻節奏幽莽爲之均足使病癆失之遠矣

武劇謔劇穢劇

「皮黃」舍「生」「旦」「淨」「小生」五脚外惟「外」多唱而今人「外」卽以「生」充故無專充「外脚」者可毋論也六者之外皆不重唱如「副」與「武生」皆「武劇」一貼與「丑」多「謔劇」「穢劇」（卽「頑笑戲」）三者亦社會所不能無而過於誨盜誨淫者究宜革而不宜沿故概擯之而勿道論其稍稍近理者「武劇」以有一武生一爲主以有情節者爲貴如「惡虎村」「落馬湖」「盜御馬」皆以「說白」勝不專於互相廝打也其最難者以「挑華車」「長坂坡」二劇爲最吃力場面太繁身段太多「說白」「牌唱」干戈揮舞一人精力有限往往一齣未終已汗下如雨矣此外如「獅子樓」如「三打店」皆人數無多情文並至亦「武劇」中暇逸之品而技術仍不埋沒

看「武劇」者。以上各齣可歎觀止。近日最應時者。莫如「拿高登」「金錢豹」二劇。皆以「武生」扮「花面」。亦尙有技可觀。餘如「扒蜡廟」「四杰村」等。一味亂戰。殊乏味矣。「趣劇」以「丑」爲主。以「活口」爲貴。（見景生情。隨機應變。謂之活口。）往時著者。如「連升三級」。最爲「丑脚」難題。每遇科舉之年。各班必演。此劇場後題出。以用趣語解釋。三題聯爲一氣。最爲悅聽。其強爲穿插處。直有匪夷所思者。不得謂梨園中無雋才也。他如「拾金」「捉夫」等。亦皆「丑脚」專劇。與「貼」配者。則頑笑戲穢劇多矣。「穢劇」以「貼」爲主。以不傷淫爲貴。內分四種。一專尙情致。一專尙淫凶。一以「口白」見長。一以「身段」取勝。甲種如「圍房樂」「得意緣」。此尙不涉淫穢者。次則「賣胭脂」「拾玉鐲」。斯近蕩矣。乙種如「殺皮」「十二紅」「雙釘計」「南通州」。皆淫凶不可嚮邇。在所宜禁。丙種如「坐樓」「翠屏山」「鬪山」「查關」等劇。皆以「說白」取勝。此種品格略高。稍加改良。固可人意者也。

丁種如『馬上緣』、『小上墳』皆看身段步法在頑笑戲中別爲一類此亦無傷大雅者惟馬上緣之臉兒相偎小上墳之其欲逐逐亦宜略留分寸爲宜耳

全本戲

「全本戲」專講情節「唱工」不貴惟能手亦必有以見長從前舊戲存者無多近歲新排者如『雁門關』如『五彩輿』皆累日而不能盡此類最爲女界所歡迎在劇中亦必不可少然以論「皮黃」則究非題中正義也

應時戲

從前都中最講「應時戲」如逢端午各園必演『雄黃陣』逢七夕各園必演『鵲橋會』此亦荆楚歲時之意猶有古風自庚子以來專講新異此等劇不演者多矣安得文人學士起而提倡俾含迷信以導實用別爲應時佳劇以便人知舊時伏臘乎是亦劇中應致意之一端也

蘇班之葛四楊三

「蘇班」名伶。時代較遠。雖有傳人事多湮沒。所猶及見者。則楊三葛四二人而已。楊葛皆蘇人。皆唱「崑丑」。二人交至密。鬻技京師。楊語葛云。君技勝我。是地皆可求食。君在京則人皆賤我矣。君能去乎。葛曰。諾。遂去之河南之山東。所至皆爲人所重。楊二亦遂以技名京師。葛暮年病盲。仍留山東不去。曰。我不負楊三也。盲後仍時演劇。每演必「尼姑下山」一劇。神彩飛動。「擡步」整齊。背負一人。其行如駛。見者不知其盲。蓋其精熟既久。尺寸在心也。論者多其重交游。不輕然諾。故乏則挽之。演劇爭厚餽之。楊三在京。亦時與通問訊。兩家往來。如姻姪。葛子文玉。小名虎子。亦能「崑曲」。扮「武生」「身段」絕佳。惜喉閉不能發音。然已矯矯於世人。謂葛四醇厚。宜有子云。

徽班世家

「蘇班」微後。一徽班。乃錚錚於時。班中上流。大抵徽人居十之七。鄂人間有。

不及徽人之多也。其初至京皆操土語。長子孫後變而爲京音。與京師土人無異。伶界最重世家。徽鄂人後裔流寓在京者大抵均世其業。稱爲世家。諸家姻姪相連所居不外五道廟一帶。士大夫好言戲學者往往涉足其間。於其家族支派知之極審。某人之後爲某某。某人之先爲某某。某與某有連。某與某有隙。詳詳密密。如數掌上螺紋。惜無爲製表譜者。亦可見京師嗜戲之深矣。

程長庚爲戲中山斗

「徽班」遠祖今亦無聞。其最見稱於人爲此中聖賢。山斗至今流風未沫者厥爲程長庚。一人在京師戲界中。言長庚猶文家有韓歐詩家有李杜。人人視爲標準。無纖毫異議者也。長庚徽人。以善「皮黃」名於京師。主「三慶」班。班人呼主者爲「老班」。〔上聲〕長庚名德才藝。並時無兩足以服人。故無論何班中人。皆呼之爲「大老班」。京師伶界團體設機關於岳忠武廟。謂之「精忠廟會」。凡本界中人。有公守條件。違者議罰。例以一老成掌之。長庚爲衆所仰。故掌之終。

身。人人呼以「大老班」亦以此故其名既著士大夫雅好其劇更貴其品故亦以人之呼之者相呼從無名之者其見重於社會可謂至矣老班專唱「生」戲聲調絕高其時純用徽音「花腔」尙少老班登臺一奏響徹雲霄雖無「花腔」而充耳饜心必人人如其意而去轉覺「花腔」拗折爲可厭其唱以「慢板」二黃」爲最勝以「文昭關」一劇爲最工後人併力爲之斷不能至故此劇幾虛懸一格成爲「皮黃」中之陽春白雪程本工度「崑曲」故於「唱法」一字法一講求絕精後人視爲指南是非皆取決於此老班人最廉信每日自課甚嚴至老不倦到班時刻不差寸晷每張報將演某劇至期風雨必演日取「車資」（從前京伶無包銀之說但每日唱後取車錢而去以多寡分優劣）不過四千而止（京師四十千卽四千也）而人固無敢越之者「三慶」遇座客偶稀老班必勇於自効日或再奏技或三奏技人知老班之三奏技也則園恒滿至無插足地且有以倍價求立視者其悅人爲何如者居常衣履甚不講求被服如村

學究遇伶界中人老必撫幼必教乏資必周無歸必養歸無資斧必贐有過必殷殷勸勉重則訓飭懲戒雖親族無或輕免也故人以是服老班之公唱不擇人調可任爲高下必就人之所能而每一發聲則與「配戲」者往往自忘其所演專注耳以盡其妙臺下笑之不覺也其爲技至此豈偶然者人以是服老班之能其一唱法今已不傳論者謂與汪桂芬同宮而高響洪亮過之且以味勝汪唱今已不可復得能再加勝直不知其妙將至何等惜作者有生晚之歎也其最得意之作如「教子」「進宮」「藏劍」「戲妻」「羣英會」等等不勝紀數大抵尤以演「三國戲」見長「三國劇」中尤以扮魯肅諸葛見長二公皆儒者而戲中肅近長厚老班均以意得之傳者謂當「草船借箭」時並樂工亦或停奏癡聽忘其所以固無論其他矣近都中有七十老叟周子恒其人者本商界人頗善學老班作者曾一屬耳不知老班爲何如周之唱固皆純正中聲非時輩所能及譚調豈足論乎是亦可以知老班矣老班子孫賢有入官者以不在伶界不

復及

張二奎

張二奎亦徽人。善徽調。唱不大奇。而工於做。後「老生」中有所謂「奎派」者。張之支流。餘裔也。張面圓。而貌謹。最宜扮「清官冊」「打閻嵩」等戲。若「黃鶴樓」之劉備。若「斷臂」之王佐。若「南天門」之老院公。皆稱道在人口者。大抵其派以圓熟爲主。凡謹厚長者一流。非此莫屬。其唱亦無謬巧。不貴花腔喉音。近「乾」故學「奎派」者。以「乾腔」爲貴。「乾腔」者。簡老無枝枯直無潤。之謂也。此派近已渺有傳者。二十年前有劉和崑其人。或謂卽「奎派」正宗。京中張魁官。劉景然。亦微微近似。然而毫釐千里。究不免誤。雖爲鸞矣。

于三勝

于三勝。鄂人。亦「老生」中之不祧祖也。其唱以「花腔」著名。融會徽漢之音。加以崑渝之調。抑揚轉折。推陳出新。後此諸家。無能出其窠臼者。其唱以「西皮」。

一爲最佳。若「探母」若「藏劍」若「捉放」若「罵曹」皆並時無兩。而「二黃反調」亦由其瓶製者爲多。若「李陵碑」若「牧羊圈」若「烏盆計」今日所盛傳之劇皆「于派」也。于頗知書口才甚雋能隨地選詞滔滔不絕。惟擇配最嚴。若與旦配非名伶喜祿登臺必不肯唱。寧舍「車資」不取而去。從無強而可者。故聆三勝之唱遇合最難。其挾技而驕與今「伶界大王」有後先相映者是不但其派同其病亦同也。相傳一日于方唱「坐宮盜令」本約喜祿扮公主于已出場適喜祿以事遲至前後場汗下如雨三返與商易人作配卒不可。然願久唱以待不得已姑聽之視其如何爲久延計及「開板」唱「揚延輝」坐宮院一段舊詞本有「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失水魚困在沙灘。我好比中秋月烏雲遮掩。我好比東流水一去不還。」四句于隨口編唱連唱。我好比。至七十四句之多。後臺使人要喜祿至草草扮裝抱兒而待于方。合眸緩唱其興猶未艾也。知「旦」至乃以常詞終時歷數十分鐘使者往返七。

八里固猶未誤此實人所難能者座客含笑靜聽知其有待因愛其唱亦姑樂聞故不以爲厭若易他人勢必窘甚後有問之者設再延不至將奈何于曰我好比以八十句爲度若仍未至可以說白歷叙天波家世畢竟日可也又何難哉論者服其敏識且其增纂各詞皆溫雅有致原唱本止四句自于偶增傳者抄撮記憶遂成定本故今唱者自「我好比」以下詞句多寡不等均溢舊本四句之外皆于之餘韻特惜不能全記俾流傳耳又傳于善詠諧能望文生訓隨境生情從前一臺規最嚴諸名宿「擡步」「身段」「場面」「說白」向無偶誤于一日扮一君主鑾衛出場例有「內官」四人執戟前導到場分半左右立適其人荒莽前一隊已分立後隊竟誤投一方成左三右一之勢于出顧而怒視以目不覺不得已乃於「唱引」後忽增「搖板」一唱云「這壁兩個那壁三（京音讀曰撤平聲在花麻韻）還須孤王把他拉」唱畢牽其一以右之臺上下均閼然失笑不可仰視其人亦慚沮自笑竟遁而去「場規」本不應妄增非「諺劇」

一亦不應「打譚」惟重于之名又樂其敏故觀者不以爲侮反羣焉起而譽之此亦名伶逸事可以傳笑者也其子于紫雲善唱且亦名震一時後專論詳之（猶史家別有傳之例）茲不復舉孫小小于三勝孫女小于紫雲于紫霞皆善唱附見其父紫雲概略中

龜臺子

龜臺子不知其姓名以別號稱或謂卽盧姓也京人謔爲人男寵者曰龜子盧色灰敗而適姓盧故人以龜臺謔之言不足爲正寵也其人「唱工」平正長於「做工」演《盜宗卷》《瓊林宴》等劇容色神肖「擡步」靈捷能人之所不能故亦有聲於伶界光緒中年其人尙在然已衰老喉涸無音唱時僅及調底且痰閉氣短多爲斷續方能終調猶時爲巧腔曼聲聊以示意都人重牌號每見每唱猶必以喝彩報之實則廢竈無烟生氣久盡矣

汪桂芬

汪桂芬徽人亦伶界世家也。因其廣額人以大頭呼之。故伶界無不知汪大頭者。名轉爲別號所掩。幼學戲無異常。童十五後。「倒倉」閉音不復能唱。習「胡琴」能工。初僅爲常伶。琴師後以音調見賞於程長庚。乃爲長庚技手。久隨不去。凡唱必恃琴善和。乃益發音。且轉折間可節。力小有偷減。腔中換氣。琴如其調貫而注。之人不覺也。若琴與唱左。則唱者非惟罔所假力。且牽而謬焉。故伶界視琴師猶烈士之寶。愛其劍也能久。隨者其人聲調耳熟。能詳某劇作某調。某段應某腔。得手。應心。事誠兩便。大頭從長庚久於程所能者。無不能於手。然固未嘗擬以喉。程死。大頭殊無聊爲人言。長庚聲調人謂君何不自爲。曰我喉久閉不能也。強試之。殊高響。遂勸其登臺。大頭自訝曰我未冠而失音。今乃未失耶。惟初用微狹。一擡步。一本夙習。乃試唱「老旦」。人疑長庚復生。初登臺卽聲譽翕然。大頭乃自壯曰唱不過爾。吾苟知者爲之久矣。至是乃肆力於唱。唱日進。喉亦日佳。雖不甚宏。而中聲自足。又甚精銳。名遂大起。伶界翹然樹一幟。從前嗜程唱者。人人言大

頭矣。大頭唱以「弔龜」「行哭」「陸殿」等劇爲最有名。其音高調圓讀字。尤如土委地。字字咬出汁漿。斷非時輩所能及。唱「老旦」未久。改「唱老生」。居然大老班遺響。「昭關」等劇皆規規學步。可稱十得八九。餘則「讓成都」「狀元譜」等劇亦皆高唱入雲。有不可一世之概。後人學之。但其形似僅逼喉。以出餘腔。若其一字一聲。皆足以召風雲而震金石。力祛浮僞。真力瀰漫。全爲「徽調」。「正宮」者。今可謂無嗣響矣。汪譚齊名。實分兩派。譚調漢而汪調徽。此尙顯而易別者。其精微處。譚以巧勝。汪以拙勝。譚尙用「腔」。汪尙用「調」。譚得力在韻。汪得力在音。譚如八股家。項水心之心。汪如八股家。章大力之力。此數者。其大較。而審於發聲。精於讀字。則異曲同宮也。惟汪性絕疎懶。又好漁色。矜其絕技。不肯輕於發音。屢人與交。頗難肆應。每至一地。不久輒厭。便復他徙。財匱。則唱少。有餘則日擁妓。眠足跡不復涉肆。繩以規矩。炫以財帛。皆不顧也。達官貴人。家有宴會。十召恒不一往。或因得罪。由此遂逃都人。密知其性情。每召。則假金吾。

劍手。（九門提督衙門有劍手多名主捕逮人卽緹騎也）攜百金以往。汪迫於勢不得已。姑往。苟不加意。或中道而犇。或臨裝而匿。均恆有事人以貴其唱。故亦無過窘之者。其唱無絲毫假借。不可偷減。但一登臺便充然滿量。不似譚之意怠。則唱怠也。故人但防其逸。不慮其怠。晚年因惱某巨公。亡之上海。上海故繁華藪。娼伎如雲。汪樂此不疲。日夜無休息。不恆執其業。而其喉固不衰。庚子復入京師。人以其老而不久於世。益相傾重。時妻子皆死。削髮作外家裝。莫往莫來。居無恒所。與南妓林桂生狎。以故林之唱頗竊其能。每至林所同游。擾之唱。無或推諉。嘗自午至夕。屢唱而不停。且得意引吭。尤多佳韻。以視貴人之召。其揮吝迥不侔矣。嗜歌者知其然。往往借飲於林。以聆其妙。後數年。以醇酒婦人病療死。「徽調」遂從此絕焉。若汪之曠達不羈。亦可謂戲中太白矣。

譚鑫培

譚鑫培。鄂人。其父某唱「武老生」。長於技擊。而喉音狹而亢。南方有鳥曰叫天。

其音哀以戾。譚某唱音近之。故人呼之爲叫天。非褒詞也。鑫培以父故名小叫天。初學「老生」。喉敗不能任。乃改「武生」。以技名於近畿一帶。中年返京。喉復出。仍唱「老生」。由「于派」而變通之。融會之苦心孤詣。加之以揣摩數年之間。聲譽鵠起。其唱以神韻勝。本能「崑曲」。故讀字無訛。又爲鄂人。故漢調爲近標。新瓶異巍然。大家人人襲其一二餘音。卽以善歌自命。其實譚神化於此。唱無定法。每唱初不着力。至筋節處。慢轉輕揚。或陡用尖腔。或偶一洪放。清醇流利。餘音真可繞梁。唱之最有名者。「反調」以「李陵碑」一劇爲最。「二黃」以「硃砂痣」「天水關」「洪羊洞」等劇爲最。「做工」以「盜宗卷」「西皮」以「賣馬」「捉放」「空城計」等劇爲最。「做工」以「盜宗卷」「羣英會」等劇爲最。「說白」以「天雷報」「斷臂說書」等劇爲最。「遊戲」以「汾河灣」「坐樓」等劇爲最。「擡步」以「打棍出箱」爲最。「盜靠」以「定軍山」「戰太平」等劇爲最。「崑曲」以「寧武關」爲最。「別調」以「盜魂鈴」爲最。其唱

「武生」以『盜御馬』『落馬湖』『惡虎村』等劇爲最大抵色，兼能無美不備。論其「唱工」，全在吞吐急徐處著意，故乍聞似亦平平，及應變出奇人，直不知爲聲何以能至。於此其於舊本劇詞支離過甚者往往請通人改削，字不協律復以己意定之，故其戲文與常伶迥異。至於連喉弄調，瀟灑不羣，如唱『碰碑』『正調』已佳，『反調』更勝。字音清利，韻調悠揚，愈唱愈高，遞轉遞緊，揚之則九天之上，抑之則九淵之下，喉之任用，直如意珠而具憔悴之容，剛烈之氣。又時時見於眉宇，爲劇至此，真欲觀止，寢加矣。其他『皮黃』亦無不心裁獨出。腔雖巧而不滑，聲雖曼而不拖，時而老橫，時而流走，如『空城計』一折，『捉放』一折，『洪羊洞』一折，『賣馬』一折，極剛健婀娜之能備，純正中和之氣。字從人肺腑中流出，而人顧莫知其所以然，此亦所謂民無能名者乎？無惑乎有「伶界大王」之號也。妙在其音佳處全出自自然，絕無努目控喉之勢，調不過『正宮』，以上不以過高見長，惟字能還本音，又因其宜以妙其用，不可方物人。

顧欲以繩尺求之不亦左乎大抵其得力全在能審字音又熟於節拍故瓶製腔調靡不動人每句各爲一腔從不相複今日爲此明日又復之他老子猶龍庶幾近似論者謂其多由「漢調」而變實則全由「崑曲」而變特無迹耳其聰明加人一等故亦成一代偉人稱王稱聖固非而偉則誼無多讓嘗謂偉人傳人皆人旁之字惟優人伶人亦人旁人相近易至餘子豈易躋及各界中能如伶界之譚者殆不數數覩也作者非好爲溢美凡嗜音者聞而可知五體投地者固不止一二二人已也「唱工」如此卽其他未嫻已足沒祭於社矧其一善而無不善乎論其「做工」全妙在有儒者氣象雖急言遽色而氣自舒和雖怀抱攜持而體自安泰扮諸葛則有尊爲尙父之概扮伯道則有愛憐少子之容爲大臣則貌崇爲員外則神逸喜無過喜若書味盎然於中憂不過憂若禮法強繩於外種種意態難以筆墨形容蓋其平居養尊處優日與士大夫相交接宜其吐屬容止備廊廟山林兩氣而行乎其自然也論其「說白」此尤非常伶所能者其常語雖操

京音而世家鸚鵡以鄂音說白妙合天然。况其吐字呈詞處處煞有斟酌。不但緩急揚抑能盡其人其事之情。且一味率真自然。有老成典型。一般氣度。平平敘述。味餘於言。尤貴在「字還本音」爲戲界一大鐵檻。字音小有違異。方家擯而遠之矣。論其「技術」。本以「武生」見長。舞劍持槍。自所夙習。如「翠屏山」扮石秀。其刀法與衆不同。蓋實有得於武士道者。近以衰年。不恒爲此。「老生」亦不必以技擊爲能。尋常見之劇中者。如「碰碑」之甲。「蒲關」之劍。「鬧府」(卽瓊林宴)之履。前已言之。茲不復舉。以吾所見。如「法門寺」之髮。(每一叩首。則髮上蠶小停而倒。無強項做作痕)。「盜魂鈴」之趨。(兩脰輪起躍而迅趨。中年者追之不能及)。「打棍出箱」之袖。(翻轉由心)。皆獨一無偶。靈敏絕倫。若「寧武關」擡脰折腰。隨歌隨舞。身段圓活動止。合節更當。世更無能之者矣。總之譚技實精。所能甚備。故舉世崇之。如龜龍麟鳳之不世出。其平居嗜阿芙蓉。最甚。臨場非二人攜具。輪爲料量。不可。每日早興。必夕陽以後。飲食居處奢。

侈無度。有妻有妾。有子有媳。有孫。歲進不爲不多。而恤患不足。其子數人。均不肖。無能繼父業者。仲唱「旦」。每與譚同演「慶頂珠」（卽蕭恩打魚）。作漁家裝扮。蕭恩女以真父子爲父女人。頗樂道之。其餘或唱「武旦」。或唱「武生」。無出色者。而輕肥裘馬類五陵豪。每出輿從相隨。酒肆茶樓間。羣焉尊以爺稱。儼然貴游子弟矣。鑫培頗不善約束其子弟。惟日橫於一榻之上。一燈之旁。客來概不送迎。懨以烟病隱。而每談戲文節奏字法。吞吐則滔滔汨汨千言不休。講至疊韻雙聲。其精處直通乎學問。故士大夫樂與游處。而望塵弗及者。固多有其人也。當光緒中年。鑫培實爲「春臺班」主。並爲「精忠廟會首」。人以尊長庚者。尊之。亦羣呼爲老班。而不名。是時「班規」尙嚴。每日「車資」亦不過四十千而止。惟恃春正謙會。及人家昏誕。得厚賄以償。所需從前各班歷轉諸園間。四日一易其地。譚雖慵憊。而四日中少必兩至。至時雖遲。不過酉未戌初。無過晏者。其後愈延。愈久。成爲慣例。往往日戲至亥。初始登座。客忍飢電燈待熾。人人暫。

墮黑暗。暗餓鬼。道而終無一人不待而去者。其見愛於人可謂至矣。憶前清宣統初元國喪。遏音已久。開禁後。譚有登場消息。人人奔走相告。甚或輾轉屬其戚黨。預以期告。爲據地計直若景星慶雲之一現者。一日演『天雷報』時已入夜九時。以後慷慨激烈。千人髮指並肩。累足圍中。直無容人行動之餘地。至叟觸壁死後。譚已入場。座人久飢。俟其唱畢。應散後臺。逆知人意。故於後半全不扮演。詎譚指說時許人已入神視臺上之張繼保。如人人公敵。非坐視其伏天誅。憤氣不能洩。故竟不去。伶人草草終劇。乃相率出門。時雷雨方來。靄塗顛躡者踵趾相錯。早去刻許可免。而人人意暢神愉。雖牽裳蒙首扶掖而行。而口講指道者無非某場最佳。某段最緊。咨嗟歎賞。若忘飢餓。天雨道滑。不顧也。評笑百出。旁觀疑癡。設非入人之深安克至此。此亦可知其能事矣。前清宮廷本有昇平署之設。專以閨宦演鬼神各劇。爲臺三層。可升可墜。烟火切末。非外間所有。蓋猶唐教坊梨園之遺制也。孝欽后雅善知音。頗不樂閨唱。時傳外伶入內。教演朔望爲之。謂之月戲。譚爲

內廷供奉之一。最受殊知賞。四品服每入內。孝欽必使人照料之。爲備靜室。令食所。癖以充其氣。登場演唱。后憑几而聽。手爲按拍。每至佳處。則點首嗟賞。若不自持。事畢慰勞。有加賞賚。無算宮中演劇。向有定本。一詞一句。不可減短。「場面」。「架式」。製有特譜。爲時久暫。暑刻有定少。不如式。則笞罰。隨之。本爲太監專司。孝欽以耳熟故。某劇有某場。某唱應歷若干時。與刻皆瞭然於心。故伶人「傳差」。
（傳入內者謂之傳差）兢兢唯恐墮越。一日譚偶遲至。吸烟未滿其量。力不能支。略減詞句。音調孝欽怒。將笞之。譚與總管李蓮英善。爲泥首乞恩。得免笞罰。令「反串」。（扮夙所不扮之脚色者。謂之反串）「貼」劇。以辱之。再懇不已。乃扮「探親相罵」之村婆。科譚生新孝欽轉怒。爲喜例賞百金外。復倍予之。其受宮廷恩眷。有如此者。王公貴人。無不嗜唱。滿人尤甚。故其視譚也。特尊親貴少年。周旋盡禮。唯恐不當其意。譚亦或以先進師友。自居增重。一言得之者。如進爵一級。狂喜過望。光緒末歲。某樞相爲其太夫人壽。專車迎譚至邸。迎之二門。相對。

爲屈一膝禮款之別室。陪以親族子弟並設瓊膏盛宴以饗。入夜後至後臺扮裝某貝子適至方目尋未及譚。自後拍其肩。貝子怒人之侮已。將發聲回顧譚也。色頓霽曰固鑑培耶。其受親貴隆重有如此者。尋常京朝各官譚每卑之而不屑。與友惟某制軍在詞林時。頗與友善。後秉節近畿。適譚至其埠鬻技制軍戚某觀察爲之通殷勤。制軍延之別室相對談。十年前事如布衣交見者。不知爲伶人也。其受貴人優待有如此者。譚好自作崖岸。與交頗難。交亦不久。唯內務府茶庫李某與狎。久而不衰。歲貸金錢不可計數。而李固不吝。以獲交。偉伶爲榮。常人昏誕演劇欲延譚而不能者。往往卑禮厚幣介李。以請得李一諾。譚必至矣。故李因譚亦終歲受人餽。遺讌飲無虛日。頗用是以自多。光寵交游此之謂矣。其受社會歡定期會議酬值。約日限大抵號稱四日者。不過二三。至而酬值自千元以上以至數千。不等。約以十者。必溢其三四。或可終場。且其妻妾子孫必人人滿欲。乃得成。

議傳者謂例酬須八份八份者妻一妾一四子各一孫一又女僕某一女僕受酬者係譚興居無時每日不眠而昏不起來日有事必前夕家人強之入衾屆日至此媼預呼之醒方不失期否則戀衾多夢興起無時而他人不敢呼呼亦不應故合塔尖者必賴此媼受報宜也其受坊肆趨承有如此者譚居京久以有癖故不樂出門而津滬間人想望丰采月盼其至園人奔走要約者時時而有五年前曾一至天津津人聞聲而喜故唱後輒笑聲鬨然蓋忍俊不禁也譚以爲侮已頗不樂而去二年前曾一至上海上海園人遣數使爲伴途間供張甚盛至則館以華室饗以精烟日餐費數十番猶云無下箸處前十餘日預張斗大金字大王之報帖於通衢舞臺之門聯電燈爲字標異其徽稱姓名均從來所無有初至演唱尙致其力及知漁人不善音節例喝彩者闕之平無奇者噪之意殊不懌因已受萬二千金不可止乃日惰其唱某日演『盜魂鈴』一劇全出游戲故作漁音但唱無調之一黃以示不屑狀樓上有不平者揚聲辱之曰好園人大恐萬金非細

事也。羣起舉揚聲者出互飽以老拳乃涉訟訟十餘日勝而復演精神煥焉由此亦不敢藐视人矣其受各埠殊遇有如此者大抵譚性本驕而人之譽而敬之者久故愈蹇與人期約十八九爽金錢多寡無鑿時京師自臺閣以至隸卒輿臺無不知小叫天其人者前時有內廷之役故視一切法度類不足以擾其心前年由滬返京烟具被獲其子輩揚言於外言須主者跪門送之還設非有外人干涉其間則其言固已小驗矣京師官多反不爲貴惟優倡方外最多名大通神者國初如黃膾李三乾隆時如三姑娘嘉慶時如廣姑子至同光時如白雲觀之高道士合之譚伶均布衣而出王侯之上者也譚亦人傑矣哉其人貌瘦削而扮裝後精采奕奕神在兩目性多忌諱有滿人風又佞佛祀神迷信陰陽宜忌每年新正演劇必諭吉日登臺始日必演《定軍山》一劇因他劇皆由左出場（謂之上場門）獨此劇由右出場右爲東方主生氣者也戲中黃忠又着絳甲色近紅北人以紅爲祥故每歲必首演此劇亦可謂迂誕不經矣然戲劇自佳他人無或能及。

者。以唱論。程于而後一人而已。昔綿駒善歌。而風氣僅遍齊右。今海內言唱者。皆祖譚派。曰大曰偉。誰曰不宜。

梅雨田陳彥衡

梅雨田名大鎖。亦伶界世家。而喉不能歌。頗精於樂。卽爲譚氏琴師者也。初以笛。名能吹「崑曲」三百餘套。後「崑曲」不盛於世。乃改習「胡琴」。「胡琴」以手能發音者爲佳。（俗謂之手音。人之指肉有厚薄。故音有高下。琴瑟貴甲肉之音。胡琴則純貴肉音。）梅體肥而膚潤。故發音爲天下第一。又性聰。聞聲輒能摹效。（俗謂之耳音。）深得神趣。凡絲竹到手。輒善無不能。不工者所謂有孔能吹。有絲能彈。天生佳質也。其於劇場各樂。隨拾咸可鼓弄。而尤工於「鎖喇」。「胡琴」。本無奇聲。自梅弄之。凡人喉所能至。絃亦能至。柔之令細。則如蠅放之令洪。則如虎。連之令密。則如雨。斷之令散。則如風。呼吸通神。清脆高響。他琴師皆板板數調。取足和音而止。梅自「開板」。（俗謂之過門。）卽出新聲。至

唱處更絲絲入扣。大抵人之喉音能密，能久。絲則一響，卽殺。梅鼓之尺寸，加密。凡一隙均加一音，節節填滿，不令有絲毫空漏。手指上下急如風輪，密如蛇足。而某音應深，按使切某音，應淺，撫令泛，雖繁不勝記。之中而以耳會以神通，無不入妙。入微曲盡其趣。其「二黃開板」迴不猶人，不獨倜儻舒和，而煞尾處撮六七音於一輪指之中，如聯珠並流，如輕環急轉，緊處加密，而餘處仍故放，令疎戛止徐。來界限清楚，其取徑皆大方家數，又非徒以繁絃急管見長。唱調無窮絃，亦復無窮。每換句調，則易其法。每弄過門，則更其聲。五花八門，層出不已。他人雖拾得一二，莫能窺其涯涘也。譚氏得梅爲輔唱，益省力，故相需日不可離。且梅本善，豈於讀字法講求最細？譚有不能知者，則就而詢之。顏子附驥，而名益彰。蓋梅與譚可謂天生使偶者矣。梅於各種牌調類無不嫻，伶界樂工有不知者，亦均就正有道。自梅死後，不但琴師無人，樂工無人，卽伶界亦失一北辰，是可慨也。後有陳君彥衡其人者，川中世家子，曾爲吏，善鼓琴。自幼往來京師，卽注意於唱，以喉短頗習。

「胡琴」以梅爲師多傳其法。「手音」亦與梅相亞。凡唱法讀字法弄琴法用
力頗勤。均駿駿得梅之衣鉢。梅死言戲學首推陳伶界樂界均尊上之。陳亦善於
指導。經其教授無作門外唱者。譚至滬以琴師無當意人重值聘。陳以往而以官
吏故尊視之。惟陳本紈袴子性驕亢。與譚等常互弄性致不能終其交。二者皆非。
伶而言戲學者之所不可少。故於敘譚之後撮其要書之以告世之談皮黃者。

孫菊仙

孫菊仙天津人。津中呼爲老鄉親者是也。其先本爲商。以喉佳雅好唱。在津爲票
友。(凡非童伶出身。先不以唱工爲業。而偶一扮演者。北人謂之票友。亦曰頑
票。南人謂之客串。)卽有聲坊肆間。入京盡聆當時諸名家試之。以喉固不利。
乃入「四喜」班爲巨脚唱壓。胄子劇與汪譚鼎足而三。各有其至處。其喉寬窄。
高下任所用而皆宜。尖腔嘎調不經意而自出尤難。在每唱煞尾傾喉一放如雷。
入地宮殷殷不絕。自孫出後。(京師稱票友改而業唱者。曰某處某處其實處乃

訛字。應作出蓋有斯人一出。目無餘子之意。重之之稱也。菊仙在京師稱孫。出。出字惟此人與龔出。當之無愧。色餘則出與不出等。改出爲處。信乎其宜也。一時。衢巷之人。韻調一變。無不學。孫調者。其調大抵寬宏處多。花腔不甚經用。以簡老。痛快勝而唱時。亦自有花尖各腔。惟效之者專就重濁短禿。一方面求之。轟轟突。突如連放花礮。不成聲調矣。孫本票友。不善抬步。而軀幹魁梧。背微近僂。拱手闊步。自近大方。扮方巾鶴氅員外。一流最爲閒適。得山林氣。其唱法全以喉勝。高寬。均加人一等。舍尾聲。闊放一落千丈。逐漸而低。橫寬有充塞宇宙之勢。爲其人獨。調外餘無新聲。而「皮」「黃」「反」「正」亦滿人意。初入班。於讀字法略。欠後亦日進無疆。如演「瀧池會」。扮蘭相。如其說白。「乾板梁字」。(此四字爲戲家緊要名詞)沈着透快。亦得未曾有。有時好作遊戲。如癸巳夏間演「硃砂痣」。一時天忽雨雹。至吳相公賣子歸。倒攜雨具。孫卽以途中遇雹爲問。雹字北音。讀如包孫。以南音讀之。曰白闔座。叫絕。是亦不獨以唱勝矣。後游滬上。身價隆重。

因以致富。遂家焉。溷上於音節講求不深。孫亦循衆。專以奇險陡絕取快人意。並以時會所趨與滬人士久處。好演說社會新理。倡言變法。變制趨重「新戲」。一。流視舊戲爲腐。人望益偉。近歲年已老大。不恆作戲。或慈善義舉。始出一爲甚勇。於公誼每子孫扶掖冠大布冠。與士大夫相往還。人皆尊之。曰孫先生。儼然富翁。不復與坊肆事友朋。或浼奏技。亦樂爲之。其音猶能動金石云。惟某年曾一至京。演「碰碑」一齣。音調過簡。都人頗致不滿。蓋先生意不在戲。胸中有世界思想。欲一歸爲鄉人。導常識。謀幸福。故於唱時去鬚。演說詞意。懇摯都人。時猶守舊。專以唱律繩之。宜乎其格不相入矣。

王玉田

王玉田。京人。亦票友。改業者也。喉音視譚少寬。精湛不逮。而學譚唱最工。且能自成一家。不規規於趨步。其唱「反正調」。均不謬大端。平穩間出。精奇非時。流動輒標異致。失尺度者。比庚子以後。有名京師數年。而歿菊仙。而外。若論票友。當首。

數此一人也

許蔭堂

許蔭堂卽許處畿東人也。喉音特寬故號許大嗓。其唱亦平穩然寬而近泛初尚有聲駿駿與菊仙爭上下。後久唱不進浩浩瀚瀚精彩毫無都人漸厭惡之。出場至無一揚美者。（一出場卽喝彩都人謂之迎簾好。視好多寡卽知脚之高下。不待唱也。或老手已不能唱而每出仍舉座謹呼都中謂之字號好。）後遂不知所終。

榮長盛

榮長盛其唱極精高尖處神味淵永惟喉少狹氣少短不能勝巨唱若『九更天』『若『慶頂珠』』若『南天門』皆表表者『身段』『說白』亦具不謬亦上中一流也。

劉鴻聲京師聞聞中人也以喉佳能摹擬諸家唱法人爭譽之後遂入班唱「黑頭」多瓶新調爲「黑頭」界放一異彩聲名鼎鼎見重一世惟酷好酒色兼容併包夜無虛夕積久體不能支兩脰竟廢失業貧甚基庫李某憐之輿至其家爲之飲食醫藥期年漸起又久遂能步後竟杖而行未幾大健復能登臺惟略跛耳李年老而慈於劉有再生恩劉遂父事李初出猶止宿其家後乃自爲室而仍間日必往省李李亦時時顧之凡事大小多秉命而行其性絕驕怪園人不能御惟李可以強之每近色則李之所以防而戒之者嚴故不至橫逸其技之進皆李左右之也病起氣較弱「淨」用力多故改唱「生」而「生」唱中仍時時雜以「淨」蓋習之久故耳其唱響脆高洪盈人耳鼓以善用氣故能延極長之聲雖時以太過取譏於人而音之充滿究矯然特異於衆其於譚調煞有心得惟未近化「反調」如「李陵碑」「正調」如「洪羊洞」凡譚之音所能至者劉亦靡不能至或反加勝亦正以加勝致落迹象識者以金剛努目少之言其好作勢

也。其年力方壯體又本強徒以戕伐過甚而瘞既瘞之後頗知戒養故氣轉優能勝久唱長劇如『上天台』等齣非喉力甚足者不敢爲卽其得意之『斬黃袍』亦運喉如拾芥拈針毫不費力每唱『老旦』韻調在譚龔之間的是能手如『滑油山』『趙州橋』等劇『倒板』『正板』類能使人過望絕無有所謂不足者於其間偶爲馮婦下車再演『黑淨』尤爲一時絕唱他人百般效慕非有其天質又善揣摩不易至也果能從此遠色充以絕佳之阿芙蓉（劉亦癖煙）煙能敗喉多吸亦能充喉蓋能助氣以發聲故譚劉均不可離每一場下則肆意大吸不可計數）再養到數年其進步將不可量他日繼譚而起能張其軍以大王見稱於伶界者必此人也

張玉廷

張玉廷亦京人能摹譚調毫釐不敢有失故亦以「票友」入班譚以老不登台都中得有似譚者卽衆心注之故張亦薄有微名爲社會所不惡然其唱究無獨

到處喉低且狹氣又不充唱時躊躇涼涼殊令人有婢學夫人之憾其人亦好漁色張安花市通情慾者頗多天本不完加以戕伐宜乎其趨而愈下也

王鳳卿

王鳳卿亦伶界世家名旦瑤卿弟也喉狹初無唱名以一時人人作譚音汪無繼響思詳人所略乃就喉所短努力學汪始試僅在似是而非之間而一班老宿嗜「一徽調」者以汪有嗣音卽姑以譽汪者譽之名日以起聲名旣熾學亦益勵汪唱本逼喉作響首句落尾餘韻釀於喉中吞而茹之兩頓始出似作「呵哈」二字之音鳳卿摩之肖者僅此且故轉而出與汪之高唱持重使聲與氣凝不克逕達重放乃出此音者不同識者聆之立辨其誤然派究高絕故右之者多及簡練以爲揣摩者有年唱進喉亦進凡「搖板」「西皮」之爲上句者皆近似矣習之既久音竟大通並下句而亦似未幾並「二黃」而亦似矣又未幾並「反調」「回龍調」而亦似矣「一徽調」應不失傳鳳卿竟以不並世之人心摩力追得大

頭之梗概。古語云。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吾於鳳卿亦云。

高老旦 姜老旦

老旦別爲一宮。非喉佳者不能爲。而佳者又不屑爲。故傑出者寡。昔時傳者爲高老旦。姜老旦。等等作者亦曾一二見。當時年少。不屬意於唱。後與伶界談論。亦不及老旦之唱。(均包括於老生唱中)。故不能言其詳。並其姓名亦恍惚未能確。定爲溯源所自。姑存有是人焉而已。

龔雲圃

龔雲圃。即龔出老旦界之首屈一指者也。其喉音清婉而脆。句調軒朗。凡一吞一吐。一揚一抑。界劃極其分明。而轉側纏綿。又於分明中見融洽。讀字輕清。重濁各得其音之正。無論低呼高唱。座人卽離距較遠。而聲如蟬噪。風送徐來。舉如對坐。談心。字字清朗。其「唱工」佳處。尤妙在「二黃倒板」。內場高唱。婉轉多端。起落升沈。綿綿不絕。聲盡一抑。又激而宕。使之使高高極復低。至於挫之又挫。至斷續。

幾微之際而引喉一控絃板齊擢抽繭剝蕉弄丸轉石纍纍疊疊至歷數分鐘之久而一腔始竟其間飄揚盡致綺曼多姿使人覺應斷而復聯疑已終而又始曲盡聲音之妙雖延長拖久而韻以情勝綿邈幽遐絕無入耳不耐之病四座屏息一腔悠然此境此情雖不嗜音者當亦思之神往也其他如「弔龜」之響脆「陸殿」「行路」「說白」之悲涼愴切動人「探窯」「快板」之清真入耳「老旦」中有此亦庸中佼佼鐵中錚錚者也作者於汪桂芳唱老旦時已不及知未審與龔孰勝然就其唱工揣想汪以沈著爲的龔以清曼爲的取逕不同則各臻其至未可意爲軒輊也

謝寶琨

謝寶琨亦唱老旦喉調尙佳幾幾乎將爲龔出之亞入內廷供奉孝欽聞而賞之遂膺每劇二兩之賜（內廷賞賚有等以次遞加）謝以初唱卽獲慈賚榮而自驕放意忘工唱日以退至走板失調隨之再入內廷遂被逐出此亦可爲小人易

滿者戒也。

程文啓

程文啓專學龔出而病者也好拖長腔而無精神貫注浮僞薄弱自以爲奇不解唱者聆之疑甚新穎謂必龔之嫡傳實則調無不矯揉而成字無不乖謬而出延長取厭造作無情「老旦」界近實無人故程亦往來各地有噉飯所然解音者見之輒避實肉眼不識聖人欲贊一詞無從下筆矣。

慶四

「一花面」不必皆「一黑淨」而唱工以黑淨爲大宗故以「一淨」名者必有一二。「黑頭」佳劇舊時傳者厥惟慶四長白人也其聲調寬朗而堅讀字如放爆竹。聲聲震耳當時與程于配戲如「進宮」等齣能句句互得喝彩其能力可知惜作者生於同治季年亦不及見因其餘派目想存之知非今專以滑調取勝者比也。

錢寶峯

錢寶峯最以「鼻音」勝者也。尤能一嘯震人。（劇中謂之哇呀）直如海浪簸舟。人身爲之起落者再聲巨至此。疑古人嘯旨不外是矣。其唱以兼戲謔者爲最。佳正唱如「沙陀國」如「取洛陽」兼謔者如「白虎帳」（卽「斬子」）。中之焦贊。大名府中之李逵。岳家莊中之牛皋。極魏徵嫵媚之長。有阿叔不癡之概。而且音調洪敞。味勝於歌。在光緒中。年已六十。以外頭童齒豁。尤能發巨響。以驚人。「淨」以繪面爲難。其花色極精極細。從前師弟授受有專譜。備載其式。謂之「臉譜」。寶峯固以繪面見長者。唱做並佳。各藝咸備。亦淨界之名家大家也。

黃三

黃三者。名「淨」也。伶界呼爲錢慶黃。錢慶黃者。非三人齊名。如文學家稱袁趙。蔣之類。錢卽寶峯。慶卽慶四。蓋合錢慶二人之長。以成一人。乃有是號。與古稱左。

杜談天衍之類若相似也其唱極響脆之能事確有洪鐘之音扮戲善作老奸最能險狠如『捉放』中之曹操『下河東』中之歐陽方皆使人見之切齒恨不生食其肉及一發聲一作勢又不能不同聲叫絕卽間之座人亦不知此時之爲好爲惡俗謂作戲者瘋看戲者傻斯固然矣其續面亦佳尤以粉墨爲勝俗謂老奸爲粉臉黃固專善粉臉者也與明季馬伶李伶殆後先輝映其著名之戲如『四進士』如『戰宛城』與前舉『捉放』等劇皆膾炙人口唱仍老調不貴花腔而乾脆之中（唱以乾脆二字爲正則與字正腔圓四字同）復饒神韻說白清真雅正亦非時輩所能低語平敍中必有一二語一二字如陡響晨鐘令人驚愕如『雙包案』報名中之包字『捉放曹』問答中之然字雖一二字爲句腔弱氣稚者往往不能成聲黃則戛然卓然如天生獨峙奇峯鑄成生鐵決無強止不完之病而音出天際唯其短而彌銳彌堅矣光緒末年其人猶在已齒豁洩音老而氣短然每唱尤洪亮勝人其時有所謂假黃三者蓋本一無名之庸伶不知

何由忽揣得黃唱之騰響。法偶扮『牧羊圈』之中。軍官說白。有小心侯爺的碗。之碗字。陡作奇響。四座驚異。遂由此得名人。人以假黃三稱之。每扮配出台。便有迎簾喝彩者。惟喉短不能勝。正劇所演全不出中軍一途。如『忠孝全』（卽得勝圖。亦卽王政招軍）。如『入侯府』。皆爲人所樂道似者。若此則眞者可知。是亦可以徵黃之天矯不羣矣。

何桂山

何桂山卽何九。有鐵喉之目者也。曾與長庚配戲。庚亦服之。其喉之高響寬洪。伶界中無出其右者。隨用隨至。從無一時音閉。或唱久稍疲者。其人爲登徒一流。男女色靡不篤好。每日演劇畢。卽挾資爲狎游。或與同班『旦』『貼』之流相期。於南下窪（卽陶然亭下曠地。葦荻甚多。采蘭贈芍。人多會此。北京之溱洧也。）之蘆中以卜其晝。俗稱伶與伶相偶者。謂之同單。單者北人呼衾之謂也。桂山同單。多至不可紀數。有財則散之。無則取諸其偶。人以其誠直。多樂就之。性又好酒。

靡日不醉。酒色戕伐至甚。而喉固不失其佳。至老其好不衰。而其唱亦不衰。異材也。伶界公例以登台最後爲最佳。以名脚自命者。非壓胃子。不肯出戲在末者俗稱爲「後三齣」。與此者皆上選。其前爲「中胃子」。（日中時例應有小武劇。故謂之中胃子）中胃前後皆中選。再前爲「頭三齣」。開台未久。客均不至。以下馴充場。借延晷刻。不但上選斷不與此。卽中脚亦無爲之者。惟桂山不落恆蹊。性又躁急。每日興至。則入園。入園卽扮演而出。不肯耐而有待。或時已晏。而「壓胃子」不爲榮時。或早而「頭三齣」亦不爲辱。持錢而去。不知所之。其唱純取中聲。無一字一句不在至響。極高之域。雖園廣數畝。樓高數仞。座客仰而靜聽。雖至遠者。亦如覲面。促膝聲聲。如在左右。每一放響。誠有貫耳。如雷者。後輩雖千百。變其花腔。而真能動人者。龍頭究非老成。莫屬也。惟其唱頗難遇。合遲早。難以時定。聞名而來者。午飲稍延。及到園而其人已去。論者引爲憾事。何本崑曲能手。後以樂工配脚。不備佳劇。多不能演。惟「鍾馗嫁妹」「五鬼鬧判」等戲爲都人。

所篤嗜。前場隨手及各劖斗虎。（戲界謂赤身朱褲專打劖斗之下把。每戲或四或八者謂之劖斗虎。）經何教演。尙流傳未絕。此兩劇皆他人所斷。不能爲何死。卽成絕調。故紳商界時時煩演。以及見爲幸。其中架式之新奇身段之全備。他劇蔑有。扮終南進士。前匍巨胸。後縷大脊。朱袍玉帶。牙笏金花。臃腫不靈。而故作娉婷之步。內有所謂「門神架子」者。二十有四手之一指首之一傾。或急或徐。咸有定節。唱作崑調。亦雄壯。亦清新。於關西大漢。唱蘇學士。大江東去。中偏時時作殘月曉風。二八女郎之態。目迷耳炫。美不勝收。崑曲之舊式。遺音今得僅見者。惟此人。此劇而已。其扮火判與鍾馗。同稱爲火判者。因口中時時吐燄也。吞刀吐火。實兼漢西域化人百戲之長。而旋吐旋歌。不知其蓄燄何所終。劇吐之無盡。而仍不失其爲妙音。兩用備於一官。亦奇甚矣。而且五鬼環弄。場式極多。或連繞如環。之無端。或分集如鴉之隨鳳。目動則此跌指出。則彼翻上下離奇。舒折敏捷。妙在全有節奏。全無舛誤。雖其至忙。極迫。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而其好整以

暇實得臣門如市臣心似水之能此劇不但唱做皆難卽前場樂工亦兢兢惟恐有失桂山以熟極若不經意爲之而無不節節生新絲絲入扣此固未可以常劇論者也其精若此尋常「皮黃」之唱益不待言其子小何桂山不能世父之業僅僅以中等武生翻其口論者深惜詩禮之訓不傳之子爲嫁妹火判兩劇三歎息焉

金秀山

金秀山京師人以淨名者也其唱善用「鼻音」不屑屑作時調而醇厚嚴謹有前輩遺風嘆調尖腔隨用皆有無論爲正爲配唱或多寡必得臺下人人譴呼以去做工以大方勝扮「火燒穆哥寨」中之孟梁「空城計」中之司馬懿皆譽滿人口尋常包孝肅各劇亦無不佳妙惟不甚唱牧虎關等劇因難討好也近日「淨」界當推第一唱做皆力爭上游得味外味卽扮「碰碑」中之楊七郎寥寥數言而神味淵永其唱「半空中」中字之高而響「駕陰風」風字之釀而

醇。不蔓。不枝。自然。高雅。是以少許勝人。多許者也。子金小如唱「老生」。尙平正。爲名父之子。能繼響。甚難也。

李牧子

李牧子淨界中之革命大家也。自李出而「黑頭」之唱一變。其唱「鼻」「正」音兼用。「花腔」最多。峭拔鏗鏘。頗足娛耳。如「天水關」中姜維一段。御菓園中敬德一段。皆燕市人效慕者。然學之不善。陷爲天下輕薄子。花腔過多。必至無腔滑調。過多轉不成調。若劉永春輩。皆所謂「牧派」。而尙不甚離其宗。其他弄姿作態俗而近俚。尤詡詡然以牧派自居者。不知凡幾。故自李之後。謂淨界無人。將無不可。

喜祿小福

「旦」唱有名者。比比是矣。其最著者。咸同之間。莫善於喜祿。然吾不得而見。未能語。其所以然。以所見之世論之。小福。自表表者。其唱和婉動聽。演「孝感天」。

扮公叔段唱極平穩拍之緩較尋常慢板可加一二眼所謂「一板四眼」者是也此劇「反」「正」調均備以悲悽靜穆爲主吾及見小福僅此一劇然覺味美於心頗自許尙有耳福也。

于紫雲

于紫雲亦日界名宿其唱聲柔脆而堅絕非後輩虛浮一派去臺遠坐字音絕清曾見唱《彩樓配》《御碑亭》《趕三關》《祭江》《別宮》《坐宮盜令》一等劇皆委婉動人當世無兩晚年少近游戲好演《雁門關》等劇其扮代戰公主與安川尹邢相鬪梅子含酸不獨唱工佳做工亦高無二上其最著名者爲《虹霓關》一劇效婢子裝見夫人與伯黨論婚腹誹眉語方隻手擎盤茗而出見之而怒乃啣杯而指弄其盤迅急如風官體並用喉仍作唱其唱「西皮二六」一段至「自古常言講得好最狠狠不過婦女心腸」等句字字酸心針針見血觀者點首太息深入乎人人之心蓋非獨調佳腔佳韻尤切切然以情傳悠

悠然以味勝者也。目中所見，且唱斯爲第一。四十以後，不恆登臺，因常奔走達官貴人之門，少能鑑別古器，遂以販鬻古董爲業，頗致富饒。如楊文敬、如端忠愍諸巨公，皆常與講論金石，購覓書畫者也。其子小小于三勝，能繩祖武。年十三四，卽登臺演《李陵碑》等劇，饒有家傳老輩見之，謂尙不失三勝舊範。女小紫、雲、紫霞，皆爲女伶，在京文明園演劇，或扮武生，或扮花旦（卽貼之俗稱），亦聲譽鼎鼎。語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若干者可以聽矣。

侯廉

侯廉亦日界有聲者，其唱響脆，亦無殊能。當光緒中年，日界尙不乏人，故侯亦未甚標異。若在今日，則鷄羣之鶴，當馨香祀之矣。

陳德麟

陳德麟，卽陳石頭，名在侯廉之上。其唱柔潤而真大雅之中，饒嫵媚之氣，大抵唱且不獨以尖狹作雌音。尤須意外傳神，有鶯嬌燕韻之聲音，方含情韻然，故爲婉。

嬾。又近蕩矣。陳唱平正中和字音清利。如風中之絮。斯之謂潤尖而不削。狹而不亢。自然與坤音相似。妙近大方。而一種柔媚之情。恍惚得之。吭中絃裏。今其人尚在。惜已老。不登臺都。中留音片。中頗載其唱。每於酒後茶餘。花前月下。試一鼓弄。猶若相逢於演臺羣玉間也。

順齡

順齡。旦中之別派。喉尚寬潤。腔板時穩。時不穩。好作嬌音。意在取媚。適成舌病。旦雖處處學婦人。而閨閣大方。非蕩婦比。故擡步不尚扭捏。順齡求之而過。居然僂腰方步。登臺如村塾師都人。好奇。雖亦見而笑之。然因喉佳。尚不以爲病。每有佳唱。仍起譽之。顧其人究病在有餘。本已不嫾。尺度又好。自我作古。愈趨愈下。愈出愈奇。初時尚贈好。有人後則無過。而問者庚子。以往不知所之矣。

王瑤卿

王瑤卿。旦中後起之秀也。幼以貌勝。好歌。郎者羣起相譽。號稱狀元。王氏亦伶界。

世家與楊小朵爲姻姪。（瑤卿妻楊桂雲女小朵妹也）並時齊名。然唱不甚顯。後年稍長乃肆力於咽喉。本佳潤得先輩指授。復得士大夫獎進。誘掖之。乃竿頭日進直造紫雲之室。而啜德麟之羹。其唱圓轉自如。全得大方家數。京師「旦」界。遂推第一。與譚鑫培配戲。譚亦稱之。猶三勝之與喜祿也。最著者如「汾河灣」。「五加坡」「白虎帳」等劇。皆每唱必人溢於座者。惟亦嗜鴉片。至無量數。好自矜貴。不恆演唱。其難得亦與譚等以爵秩論。當居貝勒之亞。（譚以尊倨人稱之爲譚貝勒。言僅在親郡王下也。）偶唱好演「雁門關」等劇。遊戲省力。然觀者以得紫雲衣鉢。亦樂觀之。其人至今年不過三十。努力自愛。猶未艾也。

梅蘭芳

梅蘭芳。雨田弟。二鎖子也。二鎖肥重。扮貼戲。不見許於人。光緒中年以後。不登臺者久矣。子蘭芳幼即有聲。伶界以溫婉勝。後復研究唱工。遂繼瑤卿而起。在京師專演「旦」劇。以文秀可憐之色。發寬柔嬌婉之音。座客千人。靡不爲之傾倒。後

遊滬上。滬人尤愛重之。得其一影一腔。拳拳致意。其取意悅衆。故戲亦出入。且貼之間。滬上至今言京伶者。必數梅氏。賈馮兩黨外。人人無異言者。惟梅而已。清初王郎以南人見重於北。今梅郎北人獨重於南。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殆亦所謂後先繼美者乎。

吳彩霞

吳彩霞唱工頗穩。惟喉較拙。每行花腔。常有轉折不靈之勢。愛者爲之兢兢。惟恐有失。然工力究勝。從無走板失腔者。得先正典型。捧持不敢有失。顧曲者雖不甚重其唱。然以其傳尙正人。又溫雅可欽。故於「一旦」界中。亦稱上選。蓋不免以流派重云。

陸小香

小生之難。難於小旦。緣腔與「一旦」等。而須雜用寬喉。又戲兼武功者。多「做工」。「科譚」亦所在多有。故曠世得人無幾。此中巨擘。識與不識。咸推陸小香云。

小香南人爲「崑曲」小生亦善徽調其唱工已不可考聞之傳者喉音與「旦」絕不相蒙天然寬潤是雄非雌特與「老生」之過洪有別故聞而知爲「小生」與今以「旦」唱充數者迥然不類其人工力最苦「崑曲」「擡步」無日不按折遞演以爲常課又室中樹一巨鏡每晚作周瑜裝臨鏡自照凡一嚙一笑必揣摩三國演義中之意義達之於容喜怒藏奸必備一種少年英雄好勝乍急之態且常伶冠插雉尾每每掃眉盪口左右不適於用甚或動而墜地小香於雉尾用力頗勤每一低頭則其上作左右轉盤旋上躉如雙塔凌空且不露挺頸努力之狀爲人人所斷不可及後生稱道直不知致力之何從矣後縱有極力摹之者亦僅能互逐並旋欲左俱左欲右俱右絕無天東去而日西來各爲軌道如扶搖羊角之相對而舞者卽此一節可傳小香見者以爲三國周郎復出焉

王桂官

王桂官亦「崑小生」而兼善「皮黃」者其喉音絕不尖狹與小香同宮「做

工」最有名於時。癡靈各極其態。著者如「四進士」。如「御碑亭」。少近遊戲者。如「鴻鸞喜」。「打姪上墳」。全尙科諱者。如「貪歡報」。「連升三級」。情致如「馬上緣」。「閨房樂」。「袍帶」。「做工」。如「羣英會」。「黃鶴樓」。「唱工」。如「白門樓」。「射戟」。皆極一時之盛。尤能扮唱崑腔。如琴挑折柳等劇。更時輩所不能及。「檻步」由崑曲中來。故一舉動皆有典有則。固不徒以唱白。做三者勝也。

朱素雲

朱素雲亦世家子。善摹山谷老人書。恒爲人書扇幅。木天中人規楷法。有所不及。故名在公卿間。本善歌。以「白門樓」「二六」一段。及射戟。那一旁坐定。了一句。下之回龍調。取勝識者推爲精到。後至滬上。歌律日弛。專攻游戲。遂漸退化。後復返京。每唱「馬上緣」。「閨房樂」等劇。油腔滑調。慊人意者稀矣。

德俊如

德俊如穆相。猶子天潢。四品裔俗。所謂黃帶子也。酷好唱旦。家人不能禁。監守輒逸去。初本「頑票」。稱爲德處。以不謹故出族。革俸銷除旗檔。後無所謀食。乃竟入班爲優矣。其唱喉音絕佳。高響圓潤。無一不備。腔亦純熟。惟面狹長。扮婦人不類。乃改唱「小生」。自改生後。以意出奇。唱中故爲吐茹。喉際含蓄。太過多斷續。哽咽之音。肆意急徐。無復規律。唱遂大壞。用喉如哨。論者比之唱「灤州影」云。

劉趕三

戲中不能無「丑脚」。猶人有莊語。不能無諧謔也。「丑脚」以優孟曼倩爲先。聲開幕最早。在諸伶中以此脚爲最貴。無論扮唱與否。均可任情談笑。隨意起坐。不爲格律所拘。相傳唐明皇曾爲之清高宗亦嘗扮此。故人人尊視異乎其儕。此脚以利口爲長。而真有學力者。究以「檻步」「技術」並優。爲上崑曲無論矣。皮黃中以能唱「羣英會」中之蔣幹。『弔金龜』中之張益。有白有唱。諧正兼行者。方爲首選。從前傳者。如楊三。胖丑等。均未之見。無從追論。後此之最有名者。行者方爲首選。從前傳者。如楊三。胖丑等。均未之見。無從追論。後此之最有名者。

以劉趕三爲第一。趕三敏於口片語能歡座人。如扮『關山』中之周鼎、『查關』中之娑羅院皆盡掃陳言。獨標新諦爲貼者舌戰少弱爲所窘者不知凡幾矣。相傳其於崑徽並能且好學三勝頗有似處。作者見之時其年已髦猶饒有餘音。曲折盡致居常一驢一笠往來長安市中人無不知。劉趕三者唱『探親相罵』卽真以其驢上臺驢亦熟諳臺步不異蕭梁舞馬也。惟詈人太過往往口給取憎。同治初敦邸恭邸微服入園登樓觀劇劉適演『思志誠』一劇扮搗母以客至遍召諸妓以目斜視樓上而信口作呼曰五兒六兒下來見客舉座知其然鬪然應之兩邸大窘送官懲之中年性至木強屢辱不改其習肆口傷衆受桎於巡城御史署中溺桶旁者不知凡幾後以獲罪親貴頗知悛悔口漸謹飭每行見車有前導者則鞭驢避道大反前時客氣人或故作怒聲喝而問之輒下驢去頂上盤髮辮垂手屈一膝作禮恭敬而對曰小的劉趕三其人乃大笑而去如此者屢街巷風傳其年漸老氣漸平以資格才德推爲『精忠廟會首』在鑫培爲前輩其

唱工至老不衰。若『審李七』之長解『法門寺』之賈貴後舍羅百歲略得八九。外餘直無能之者。甲午之歲合肥相國方在北洋以與東洋戰事不利褫奪榮服。劉年已八十餘適唱『丑表功』一劇至忍俊不禁處忽作科譁曰我有汗馬功勞也你不該脫去我黃馬褂拔去我三眼花翎合肥公子方在樓上觀劇以辱及君親飛茗具擲之復送坊懲治劉遂氣結死好騎者死於馬好泅者死於水劉以口取悅亦以取辱老而不改其死於諱也宜哉。

羅百歲

羅百歲京師人在伶界專扮唱『丑腳』而唱工特勝能效汪譁各音故於『丑界』一爲翹楚說白清利圓穩有真能力『做工』『檻步』亦靡不精到扮蔣幹扮賈貴均爲人所難能而尋常肆應各『頑笑戲』如『翠屏山』之潘老丈『鴻鸞喜』之金松『殺皮』中之岳子期『關山』『查關』中之周鼎婆羅院無不窮形極狀妙謔天成而獨唱『拾金』聲調之佳合唱『活捉』檻步之敏。

更不可復得者。非但能俚語便作「丑」也。

麻德子

麻德子滿人。以武功勝。後改專唱「丑」。故扮『慶頂珠』中之拳師。最佳。以其曾習柔術也。「說白」亦流利敏捷。能使人破顏。如演『雙搖會』。扮白鬚之老鄰居。與百歲同唱。極離奇怪。異之形與調。至「旦」。以夜來就乳。相謔。百歲嘲麻。曰無怪爾白鬚。固始生子也。麻卽應聲答之。曰其然。其然。我名長命爾。不名百歲耶。固我長也。其便捷多類此。後丑脚演此劇。亦效其所云。而人非本名。百歲強爲是言。則無謂甚矣。不知原本由麻與羅相謔。始科白同。而時地不同。則有醒有不醒。寧可執一論乎。

王拴子

王拴子。丑中能「唱」。能「做」者也。譚演「天雷報」。能配爲媼者。舍羅外。惟拴子。差能之餘。如近出之李。百歲輩。皆野狐禪律。以戲工相去遠矣。

趙仙舫

趙仙舫名丑也。以隆準故人以大鼻子呼之。（都中好作此類諧稱。如從前名丑。有大骨頭之類。奇稱甚多。）齒牙伶利語妙如環。庚子以來海內講尙新學。趙頤通文理。專以新名詞見長。每一登臺改良進化滿口皆是。妙在運用切合簇簇生新。不知者或誤以爲東瀛負笈歸也。辛亥以前病死京師。後遂無繼起者。

胖巧鈴

戲中「花旦」流派最多。前略言之矣。茲爲約略計數。大抵不出「閨門旦」「頑笑旦」「刀馬旦」（與武旦微別）。「粉旦」數種。數者雖分而貴在口齒犀利。情態逼真。則一。「閨門旦」須有貞靜氣。是數田桂鳳王蕙芳姚佩秋亦差近似。「頑笑旦」須有潑悍氣。是數楊桂雲及五九。「刀馬旦」須有富麗氣。（如「反延安」「馬上緣」「破洪州」之類。是貼劇。非武旦劇也。短衣披摺者方爲武旦。）是數楊小朵及蕙芳。「粉旦」須有淫蕩氣。是數一汪水及桂鳳。此外則

專重「說白」如「胭脂虎」如「玉玲瓏」「浣花溪」「下河南」等劇全以長舌取勝若楊若田均自能任然究不如舊傳之胖巧鈴也巧鈴京師人以「貼」劇著在田楊爲先輩體貌厚重扮相（化裝之後謂之扮相南人謂之臺風）不佳而舌具燦花如嚦嚦鶯聲囀於花外長言短語妙合自然如「胭脂虎」中之史鍾玉「浣花溪」中之任容卿說白皆駢語雅辭與尋常「科白」不類常伶不能文義按圖索驥如拙童背書斷續梗塞文理全失且詞中又多引古書古語滿篇之乎也者讀頓頗難少不留心全無收束如任「白」中之一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數句更爲難讀非略通文義以精神貫之此等戲殊無可取巧鈴貌雖近寢而心有靈犀於諸劇雅詞不啻若自口出以此見賞於上流人物不以環肥而少之桂雲若與同工而雅俗迥別故巧鈴應居第一流

楊桂雲子小朵幼朵孫小小朵

楊桂雲字朵仙體胖勝於巧鈴而亦工於扮貼者也其面橫闊多酒肉氣喉中帶

北鄙殺伐之音半啞而近豺故長於作潑悍劇最佳者如『雙釘計』如『送盒子』如『馬四遠開茶館』其猛如雌虎極奸刁兇淫之致而又詞鋒鑿鑿層出不窮他人爲之無狂厲至此者次則如『殺皮』『十二紅』『南通州』等劇凡謀夫害子爲淫婦而具兇悍性者舉能效之善哭善笑面備春秋兩氣倏彼倏此見所懼唯恐不盡其歡見所惡唯恐不恣其惡頑婦情態描摹入細而且每至逞兇時心亦似餒而必強嗤所懼爲無丈夫氣挽袖登床抽刀便斷至此聲色俱厲喉皆變徵若懦懦而強以自支也者及至訟庭對讞詞勝則上逼官府詞敗則雜以詆譖刀狡淫兇可歎觀止楊最長此一派故名譽卓然其他如『虹霓關』如『烏龍院』凡爲婦不貞者亦均能樹一幟若尋常人間風月則非所能爲矣。子小朵幼朵幼朵唱「老旦」無名小朵能世父業亦以「貼」見稱貌勝乃父而藝不逮一富麗女子而已孫小小朵唱生能譚調頗有名於七十二沽間小朵煙色並舉久不演劇恆爲其子琴工焉。

田桂鳳

「貼」中巨子田桂鳳最負盛名。每唱則舉國若狂，奔走恐後其名。若猶在汪譚以上，蓋人情類好，色故傾慕者多。田之得名也，以此。其貌清麗，近燕瘦一流，足副美妙。而文之目惟秀微，近削兩睛，略露兇光，爲美中不足。其扮戲以閨門有情致者爲妙，如「拾玉鐲」，如「鴻鸞喜」，其意已屬猶含羞欲避，使觀者不期然而目注，終其劇而不能移，及過後思量，猶仍有所不能去者，其入人可知矣。尋常謔劇亦利於口，隨拾皆是，聞者啞然。如某制軍好飲，五加皮酒爲所夙知。一日在其署演《烏龍院》，一劇詞句中本有不會喫酒，今晨多飲幾杯早酒，言酒語冒犯尊駕，數語田演至此，忽改早酒二字爲五加皮，著語不多，妙能醒切語時目。注座上舉座無不匿笑，制軍本與相熟，知其諷己，亦無以難。惟昂首拈鬚，連稱可惡而已。其敏捷輕妙，多類此者。淫兒各劇舉非所長，如「坐樓」、「翠屏山」，於平中寓陂，若離若合，有纏綿尤怨，有暗譏微諷，有幽期明戀，種種情態，均能自。

然。而。然。喜。則。含。春。眉。鬪。兩。彎。之。月。怒。偏。近。冷。面。飛。六。月。之。霜。見。者。魂。消。聞。者。神。往。
其。長。處。全。在。善。於。裝。束。每。登。場。必。數。人。肆。應。梳。髮。者。貼。花。者。著。衣。者。夏。則。揮。扇。冬。
則。持。爐。者。其。人。亦。篤。嗜。阿。芙。蓉。臨。劇。非。二。人。輪。爲。裝。置。不。可。妙。在。其。身。材。嫋。娜。穠。
纖。修。短。雅。近。婦。人。而。衣。著。釵。鈿。又。至。精。絕。華。蓋。以。自。出。心。裁。製。從。新。式。故。益。動。目。
扮。時。一。鉗。一。髮。加。意。安。排。鬢。若。刀。裁。眉。經。新。畫。衣。裙。合。度。珠。翠。盈。頭。顧。影。自。憐。真。
雲。髻。罷。梳。還。對。鏡。千。呼。未。出。豈。花。冠。不。整。下。堂。來。女。爲。悅。己。者。容。田。於。一。容。字。備。
極。工。細。故。人。之。好。之。者。衆。雖。姍。姍。遲。至。衆。頗。耐。之。其。性。最。驕。與。譚。氏。相。伯。仲。從。前。
末。劇。皆。演。胄。子。後。則。有。「老。生。」作。殿。者。若。「貼。」則。僅。在。中。劇。自。桂。鳳。出。而。「
貼。」乃。爲。後。勁。焉。其。睡。起。最。遲。雖。夏。日。亦。僅。及。帶。昭。陽。日。影。癸。巳。壬。辰。之。際。與。譚。
同。主。「春。臺。」部。故。多。與。譚。配。戲。譚。到。已。晏。有。時。猶。須。待。田。及。劇。止。場。終。往。柳。
梢。月。上。矣。田。以。多。得。貴。人。眷。家。頗。致。富。光。緒。中。年。以。後。久。不。登。臺。亦。從。事。古。董。珍。
玩。爲。人。牽。合。貿。易。操。奇。計。盈。並。教。演。子。弟。出。場。應。局。歲。獲。不。減。於。鬻。技。某。年。爲。一。

局騙詐得珠玉寶器重萬金之值者以去力遂不支論者謂其爲婪索人財之報云。

一汪水

一汪水者京師金店中藝徒也心流蕩好作婦人妝色近美故梨園中人有導之入班者龍門一登身價十倍以目波韶秀體復清潤故有一汪水之稱其姓名不可得而詳也扮戲專重淫蕩一流如『賣胭脂』『戰宛城』色身示人備諸裝狀皆爲得意之作其他『做工』『唱工』舉所不講而名頗在桂鳳之次戲規本以『笑場』爲大忌水蕩極故多笑笑而近美故人不以爲『失場』轉樂觀此凡與配戲者必以金店爲諷都門金店皆筦捐納銓選等事偶演『得意緣』等劇『生』爲『旦』按摩原本以赴京應舉爲講因手掌闊故有以到京捐納爲言以譏其舊業者臺下適有此賈怒將用武而水不爲辱亦不善還答每聞妙謔輒以巾掩口笑不可仰倍饒韻致論者稱爲戲中嬰寧云。

五九

五九也者。「國興」「少主人」也。幼爲「像姑」與小朵瑤卿相頡頏。後肆力於戲。頗得桂雲一派。能以「雙釘計」等劇見長。癸卯甲辰間。居然大家唱「壓冑子」。戲後不復見。或云已死。美人不壽。其一現之曇花耶。

姚佩秋

姚佩秋亦伶界世家子。與兄立秋均爲名「像姑」。貌娟秀。演扮「閨門旦」劇。楚楚有致。曾見其演「鴻鸞喜」全本。至其夫捷南宮成進士。動加聲色。頗欲嚴立家規。其懼夫痛父情形。背人匀淚。極柔婉傷心之態。他人爲此。無神悚眉。皺舉步留心。而仍陽歡強笑。不露痕迹。如佩秋所爲者。由此類推。則後來之秀。應以藝名者也。

王蕙芳

王蕙芳貌溫厚。光宣之際。爲京師「貼」界最有名者。其「做工」亦無大能力。

惟大方不俗而「扮相」復佳。人人視之有處子態，故趨如驚者日以多後以狎。一娼媚必嫁之，拒以母命不可。多索資乃任斷不得已，遂奔天津，在津名益大張。得資無算，乃返京養母。余嘗屢覩其劇，如《馬上緣》一劇，冠服華麗，與其貌相稱。「唱」「做」均不淺不深，應有盡有，蓋亦不可多得者。然以貌勝非以藝勝。論藝實不逮佩秋，特佩秋體段過長，且又瘦削，顏色不若蕙芳。故蕙芳之名，駕其上，此亦可見。晚近京師於戲中月旦，非同光時之舊矣。

楊月樓

「武生」爲「武劇」之主腦，其人必神采奕奕，而又長於技擊，熟於「擡步」，嫋於金鼓節拍，方能稱至若更能唱，斯第一人矣。從前傳者以楊月樓爲能兼此數者之長，故人到於今思慕之，亦可謂死而不朽者矣。楊月樓世所稱爲楊猴子者是也。戲中演西遊記，悟空必以「武生」繪面爲之，或竟有不繪面者，此脚以超距靈捷，舞棒圓熟，爲工。月樓本善「武生」，貌偉麗，「扮相」絕佳，而技擊一

「擡步」、「身段」、「打把」又靡不精。到每扮猴子如「芭蕉扇」「五花洞」「蟠桃會」「金錢豹」等劇皆靈活如猴，有出入風雲之概。故以猴子見稱。實則佳劇甚多，不獨以猴勝。特猴彌工耳。其劇舍西遊記外，以演三國時趙雲爲最。如「長坂坡」、「黃鶴樓」白鎧銀槍英氣勃勃。「武生」最重在脰，無論猿超鶴立，必腳踏實地，毫不傾倚。方爲能手。月樓工力甚至，舒轉自如，且能力大於身。雖長劇如「長坂坡」，身在重圍，「七進七出」，備諸牌調架式，而始終不汗。不喘，一絲不走，恢恢乎遊刃其有餘。「武生」多不能歌。月樓喉寬善唱，味調兼勝，更出人不止一等。其子小楊月樓，頗得家法。扮「武生」亦精悍絕倫。聞其逐日課程，一如乃父，毫不間息，故能聲震一時，不媿名父之子。惟面色微紺，輝麗不逮老鳳，而喉音堅實洪敞，亦若或稍遜。惟兩脰熟練，動止合節，穩重不陂。此猶能繼其武者，足可稱蘇廻有子云。

俞菊笙者，「武生」中之鐵漢性躁急，故以俞毛包見稱。毛包者，都人稱性暴之謂也。俞精悍無倫力亦絕大。凡演劇出門上馬，盛氣如虹，勇猛之神溢於眉宇，而唱時，凡「樂工」「前場」及「配脚」一等小有不合，則以氣相凌，無絲毫假借。容忍其登場演劇，在事咸有戒心，而裂冠擲帶，拍案頓足。（樂工不能依節和奏，唱者對之頓足，卽爲痛詈。其勢愈重者，則詈亦愈深，與面辱人尊親無異。）時仍靡日靡夜，且胸挺眉豎，時時若有餘怒，故無論唱者觀者，皆以毛包呼之，轉有不知。俞菊笙三字爲其姓名者，其唱以「挑華車」一劇爲最得手。此劇「場面」一身段，極其繁重，愈後愈緊，叱咤生風。他人不待終劇，精力已疲，惟毛包舉重若輕，終場無懈可擊。故人人樂此，有百讀不厭之觀。至揮舞緊急時，如電閃風馳，直使人目迷神駭。旋歌（唱牌子）旋舞，真美術中之精品異能也。他劇凡以技見長者，咸無不善。喉音粗豪，寬大，亦「武生」正宗。近歲已近髦年，猶有據鞍顧盼之態，比之廉頗、豐鑠，蓋有似焉。其子振庭人，亦稱爲小毛包，亦尚靈捷而精悍。

不逮。乃翁遠甚。兩脰不穩時。或搖動。惟趨合時。派身能作各式翻轉。此從前「武生」所無者。自振庭一剗。遂有連轉至六七十翻以上。以多爲貴者。非復舊時格律矣。振庭少年精壯。身中貌整。薰香傅粉。衣裝又備極華麗。工爲內媚。妓僚多見而悅之。遂蓄妾至五六輩之衆。每登臺翩翩顧影。動與少艾目成。美人多好英雄。故「武生」最見重於花界。周郎不顧曲而曲顧。周郎往往敗俗傷風。大非韻事。伶界多有此風流罪案。因俞氏子而偶一言之。無所指也。

張八十 張長保

「武生」界中昔有名者爲八十長保。皆姓張。氏長於技擊。長保身材靈便。八體貌穩重。從前「武生」不尙翻轉。專講氣度及刀劍能事。故八十長保無論短衣。盈靠往往半劇入場。專以往來對敵。揮舞捷密。取勝兵將多人遞出。奏技若无人。僅倚劍左肩。於從容大雅中。作一足之飛旋而止。(戲中謂之打飛脚。以聲響而距高者爲上)。衣髮不亂。氣宇雍容。不似時流之猱犬。其身與「下把」同其。

起伏失大將體也。長保亦善扮悟空，長於超躍，並能「崑曲」。故武場各種牌調靡不能之。（武場牌調最多）八十體，肥柔術均所不尙。惟「臺風」偉麗，又揮劍戟，如風每出，不過一二場，觀者已心滿志足。長保自庚子後，不復鬻技爲一京官，而外簡者在都，典理房產，其家亦有田宅，足以自養，爲伶界下場之最佳者。八十則莫知作何收煞矣。

尙和玉

尙和玉，京東寶坻人。「武生」中，確有真能力者，一步一躍，一擊一刺，皆具有尺寸，妙合音節，或獨立，如夔，或平翻，似燕，從容穩練，絕無努力喫重之痕，不偏不陂，適可而止。每唱「拿高登」、「金錢豹」等劇，伶界中均往竊視，察其舞弄，作何花式，擡步作何尺度，急徐間若何，與金鼓相應，大抵其學力深至，全守先輩程範，斷非後生專恃質敏，力裕猝欲學步者所能。有時繪面演「四平山」，扮李玄霸，其雙錘在手，重若干鈞，轉動有時，低揚有節，每擡足，則靴見其底。（戲中謂之亮）

靴底。非足擡平不見。每止舞。則樂終其聲。（戲中謂之傢伙眼。）且盈靠在身。
略無紊亂。平翻陡轉全符節。拍未事時。不形匆遽。已過後。若無事然。種種藝能。多
由「崑曲」中牌場舊式而出。而從心化之。用得其當。固不獨以一劇一藝顯者。
在今無兩。在昔必名。惟面色不妍。不善塗朱傅粉。與李春來、俞振庭輩爭顏色。故
浮名轉若。未逮然伶界中人羣焉。推重敢與分庭抗禮者。殆無人焉。若高福安、十
一紅輩。一勇之夫。更卑卑不足比數矣。

草上飛 張黑

「武丑」名者。前有草上飛。後有張黑。皆曠世罕有者也。大抵二人所能者略同。
皆捷如猿猱。迅如飛燕。任意翻倒。隨情縱躍。平話中有所謂飛簷走壁者。均足能
之。草上飛不知其姓名何許人。聽其音似河間所屬者。以「鯉魚打挺」爲最奇。
實生平所未見。平臥於地。其起初則身高五六尺。次八九尺。再則一丈以外。每下。
復落於原處。不知何由。運力也。張黑。南皮人。幼習拳術。毆人亡命。遂入梨園得意。

爲「賣藝」、「三上弔」等劇種種奇異之技不勝枚舉。最難以手拍圈椅兩足，遂躍而上。旋翻而上，卽以手持椅與之同翻。以椅之足爲其手足起，則椅落，椅起，則足落。是憑空增其半身，翻騰自若，可謂難且至矣。唱「三上弔」貫索兩樓之巔，由臺飛跨而上，或往或來，或倒懸，或斜絆，或倨坐其上，或徐步其端，最後以髮掛而口啞之掣令其身上下。此二人所並能者也。張黑後以樓上有人議其微瑕，飛而及樓，將與尋畔。未至，樓人擲以茗具，顛遂傷脰，不復能奏奇技。一從事於「說白」，好演「盜御馬」中楊襄武之類，以自矜異「武丑」。本貴「說白」，然須京音，張已六十外人，在京年久，而操語不能成熟，猶時有津南土語雜乎其中。人以其名重，而獎異之，非眞「說白」勝也。特尙乾圓潔淨，究賢於無所用心者。

四十 余莊

閨閣中有紅線木蘭一流戲中，遂不得不有「武旦」。「武旦」分三派，一專講。

技擊者一專尙柔術者一專講排面者姑各取一二人以示其概四十者「四喜」班名「武旦」也。傳檜轉棒花門最多如唱「蟠桃會」「嘉興府」等劇或多人互擲齊拋或一人單轉雙弄奇而不亂緊而不乖金鼓和鳴使人目炫拋擲一類戲中謂之「傳傢伙」轉弄一類戲中謂之「撚鞭」皆非工到難成手目偶疎便處閃失場面一失全節俱隳矣四十之後效者多人卒不能至唯余莊技與相勒莊面整而意侈矯矯不羣士大夫好與往還頗負時譽自排新戲多種以「十粒金丹」爲最莊扮十三妹挺然有女丈夫風奇技俠情見者心醉其於傳弄各式亦精熟圓緊爲「武旦」中色藝均備之材聞頗見賞於清德宗不知何由一日自內廷歸卽報死不敢復出（謂之報黑人）埋頭燕市近二十年至宣統間乃稍稍與人晉接幸家頗裕閉門歌唱自娛亦伶界中高隱一流也

兩陣風

兩陣風不知何許人或云由「秦腔」改入「徽班」者也其柔術精絕翻轉凌

踔倒行旋舞種種新式均非常人所能與張黑演『賣藝』各奏所能皆矯然不落恆逕『武旦』一唱『白』本少兩陣風語音土僻張口輒乖卽『四杰村』中鮑金花偶作一二諧語亦不類京音（京人謂之怯口）人以其技而欽重之「唱」「白」皆敷衍卒事而已。

九陣風

九陣風卽顏九京中伶界世家子亦名伶婿也面龐絕佳扮武旦有嫵媚文秀之致武工技擊均應有盡有扮『收關勝』『反延安』等劇袍帶風流非人所及扮『獅子樓』中之潘金蓮『翠屏山殺山』中之閻婆媳神形俊麗美如其人卽爲『金錢豹』中之丫環『芭蕉扇』中之公主無多場面亦無不言動可人。在武旦界中是以貌勝者不與常伶之粗儉同論惟卸裝之後鬚髮童然與何郎傅粉時天淵迥別豈天之故留缺憾以玉成之耶不然看煞羊休亦危甚矣。

副末雜外無名腳可傳

劇中腳色各有專長數十年中何止數輩然傳在人口以作者所見之世所聞之世所傳聞之世約略計數其可記者僅此而已此外如「外」如「末」如「副」如「雜」如「丑旦」如「勑斗虎」如尋常「下把」豈無一二足稱者然或熟於一場嫋於一節或多文爲富博學無名見時亦悅目而暢心旣往遂忘而名沒書非譜錄無取搜羅舉其大凡聊存韻事後有繼起留待後人續傳可也語焉不詳姑不認咎

第四章 餘論

戲之佳處

戲之佳處全在聲音悅人。患寂者絃管以諱之。患鬱者金鼓以震之。抱不平者妙歌緩節以柔下之。悲作客者閒情豔唱以慰勞之。我思古人則英雄忽焉並世。有懷佳士則畸人倏已登場而且嬌且隨心燕環如面時而忠貞孝義則古今人物之模型時而奸詭淫邪則社會人情之寶鑑廿四史忽化身能語自聲入而心通

三千界皆聚首同堂可知來以察往短歌長調深入人心脾今日聆之明日不厭上流樂此下賤亦然兒女話黃昏極情節離奇之構造歌聲發金石慰勞人思婦之消閒不但發越性情補助教育爲社會中致用之神品卽助文思理懷抱含歡晏會敬老娛賓雖俗樂而有以入人之深固亦賢者所不廢也人無男婦年無老稚聞將演劇無不踴躍歡呼者停奏猶思望臺已喜人情所尚爲民俗中技業之一大宗安可不加意改良力求實用哉

戲之劣處

戲之劣處全在無情無理其最可笑者如痛必倒仰怒必吹鬚富必撐胸窮必散髮殺人必一午時三刻入夢必三更三點不馬而鞭類御風之列子無門故掩直畫地之秦人舉動若狂情詞並拙此猶可云示意於人也至於手不執圭障袖若琵琶之遮面人孰我問登臺如小鳥之呼名王曰孤王寡人絕對父曰爲父王季多逢而且漢相秦丞有匈奴大人之號（上官必稱上官爲大人）齊兵魏

卒得滿洲壯士之稱（凡扮胡人必紅頸花翎稱其卒伍曰巴圖魯）包孝肅以文正爲名賈半閒以平章作字將軍衷甲必右袒以搴旗（袍帶戲往往曳一袖於背廟堂壇坫恐萬無此式）美女捧心却當門以掩袖（且兩袖恆交掩於腹下甚不雅觀）種種乖謬思之啞然大抵今劇之興本由鄉鄙山歌樵唱偶借事以傳謳婦解孺知本無心於考古故劇詞自爲一類過雅轉覺不倫本事全出稗官正史絕無所採或用平話之稱謂或遵崑曲之排場積久相沿遂成定例猶之隸書苟減轉成後世之同文經咒難通偏作釋家之要曲前者文人學士閉絕不通今者下里巴人流傳已遍必會垣巨埠首創改良留絕妙之好辭去其弊之太甚融會採擇漸進而精俾情詞並諧雅俗共賞斯戲雖爲戲而實用屬之矣五大洲一小舞臺四庫書一粗劇本隨心檢拾皆「生日淨末」之新科極口歌呼斯「崑弋皮黃」之絕調儻有作者竊願執鞭

排場

戲中「排場」亦曰「過場」穿插匀停。指示顯露。相沿既久。如「報名」「唱引」「暗上」「虛下」「繞場上下」（如寄子中之亂兵）。「走場緩唱」（黃金臺之頭一場）又如「馬僮備馬」（如伐子都）。「擺對相迎」（如黃鶴樓）以及「雷雨繞場」（如天雷報）。「兵卒繞場」（如收關勝）。「雲水繞場」（如大賜福、金山寺、泗洲城等）與一切「大小起霸」（如長坂坡之四將遞出爲大起霸。四杰村之英雄改扮爲小起霸）。「長短吹牌」（如飲酒時唱舉杯慶東風之類）等等。皆人人所知習成定式。不可驟改。卽神鬼之說科學家所不道。而我中國相傳已久。佛家因果報應之說。未始無益於中下一流。但不過於離奇者。亦皆可相仍。毋替徐圖漸進。暫勿改弦可也。惟帝王每「真龍出現」貴人每「神鬼相扶」。此則事所必無。使人動非分。乞靈之想。揆之於理。在所宜裁。且劇中此等場面甚多。如「查頭關」之龍、「玉玲瓏」之虎、「鴻鸞喜」之奎、「打籠王」之籠王。與其他山神土地奔走。維勞者。就而變通。亦甚易易。小換。

場面不改戲文改良之初不勞而理是在有志社會者先加之意而已。

情節

徽戲情節大抵注重在歷史的而惜非真歷史也其原本全出於列國演義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封神演義諸書加以明季仕宦閨璫之遺聞（如玉堂春四進士雪杯緣審刺打嵩法門寺等類皆是）清初京師四方之巨獄（如馬四遠送盒子殺皮十二紅南通州等類皆是）再以綴白裘中崑戲少事變通亦成今劇（此類多有不勝記數）意在以往事動人興感而事苦不真而編戲者又非通人故唱工雖佳而能入情者絕少轉不如秦腔各劇注意家庭猥瑣之中卻有令觀者入神之妙善夫某報記者之言曰皮黃偏重忠孝二義秦腔則推而廣之如「蘆花計」以教天下之爲人僕者「對影悲」以教天下之爲繼母者「打柴訓弟」以教天下之爲人兄者「殺廟」以教天下之爲人僕者「算糧登殿」以教天下之爲人婦翁者「三疑計」以教天下之爲人妾者「算糧登殿」以教天下之爲人婦翁者「三疑計」

以教天下之爲人師者。他如「八義圖」則重在友。「六月雪」（卽斬竇娥）則重在姑。「獅子樓」則重在鄰。（較水滸傳中增出鄰人弔喪伴宿一層事近不情。然頗足長人敦里睦鄰之念。）「小磨房」（卽十八扯本梆子戲）則重在小姑叔。凡人倫常交際之地。有可戒可風者。皆編入戲文。以資觀感。其初僅行太行。以西爲鄉人謠唱。其俗視關東少近敦厚。未始非先輩提倡興感之功。若與徽戲溝而通之。似未嘗無益於薄俗。改其支離大謬。取其鄙俗近人。「徽」「秦」一合班。今已遍地皆是。（庚子以前。唯津滬有之。近則都中亦稍溝通。不似從前之分門別立。必不可合矣。）以舊戲爲基礎。乳而蕃衍之。補助教育機關。斯進一步。

詞句

戲詞不文。前已備舉。可毋復論。論其改良之道。若士大夫以製崑曲者製之。按調填詞。何難化腐成奇。爲潤色昇平之佳奏。特此中亦自有流派。未可概用雅辭。如

客來則一動樂相迎。喬裝則一看衣更今換。已成板套不可議裁。又如「三打店」。趨路者之者字。『白水灘』。十一郎呵之呵字皆從「崑曲」中來爲此。中三昧雖一二虛字有無皆可。而專家沿用嫋音節者。每樂聞之。若概以文法相繩。恐轉爲門內人所擯。猶不讀南無。未必不知佛。不讀若稽。未必不知書。而流派所關。欲改戲詞者。必以戲詞改之。斯乃得以火攻火之妙用。不然。南冠胡服大相徑庭。必致雅俗分科。終古不能合併矣。

字音

字音讀法。第一章已發其凡。大抵旣入此門。卽須規規學步。能推廣而不能變通。惟訛字多端。則在所必改。如『盜御馬』中。日月驃驃馬。之驃音本同肅。而伶界不識。全讀爲蕭。『捉放曹』中。呂伯奢之奢。北音讀之。音應近施。施字清音而伶界不通。多讀去聲作舍。(成爲小說中大舍二舍之舍字。其人亦以爲應作此解。)諸如此類。應爲校正者孔多。安得伶界有人起而結爲團體。日以其詞逐戲逐。

段求正於文人學士訛者改之誤者正之不成語者刪之語不完者增之每改一詞伶界復就其字其音合之腔調以定唱法有不易唱或大不諧者仍一再改必文從理順宮調諧和以後通行勒爲定本方成偉業是亦一快心事安得勞人息駕發自衛返魯之餘情就諸歌郎一資商榷乎。

行頭

戲中衣裝謂之「行頭」。昔時排一本新本必以多金特製。如淮商排《桃花扇》一劇製裝至十六萬金之多可謂侈矣。此等工細今不能至。然亦應小加變通方能節觀適用。在有明時服色未改不知當時扮戲用何制度。以視時人有無異製。自入清以後則人盡髡頭衣皆袍褂。劇演古事故略存漢官威儀。三百年來大端未易而踵事增華之處則無時無之。以較古代衣冠當亦有不觚之歎。惟光緒初年之際雖尚華麗然斟酌於其人其事相沿有定某戲應著某式某脚應服某色。某場應易某製均尚井井有條不可紊亂。自歲癸巳「玉成」班由滬入京後其

袍笏冠帶皆窮奢極麗都人覩之而善後遂互相效仿不復講舊時規制庚子以後益亡等矣其最觸目者女伶貼界彩繡分披終場屢易且姑毋論他如黃天霸之羅巾珠纓遍耀武二郎之板帶金繡齊輝黃官副戎武爲戍犯其必不相稱屬想可知然武劇皆少年英雄尙可不必呆講至若白鬚丞相粉鼻朝官袍皆數寸之緣邊皆緋紅之飾神遊目想在古必無而且戲場「化裝」取能神肖故昔時「拾玉鐲」之「旦」必荆布「小上墳」之「貼」必縞衣今則任意增妍有被羅綺而披彩色者矣甚且冠帔不悅目則概易衫裙巾幅不動人則亂攢珠玉尙文太過至新戲出而又全從時式一切以質矯之雖演紅樓夢之尤三姐書中明標紅襖綠褲亦改從時尚雅素一流過與不及其失也均咸失乎戲之本意矣必求似其人斯爲無負十六萬金之裝飾若非專就其人特製安用是多金爲哉是不可思矣

切末

切末之說。不知何解。蓋點綴景物。必不能無者也。『桃花扇』之十六萬金。此一最耗財力者。崑曲之講。尙切末。概可見矣。徽班興後。規模甚狹。切末無甚奇品。取足應用。爲數無多。從前天津有班曰『太慶恒』。最以切末耀世。以吾所見。如『金山寺』中之水法。以泰西機力轉動之水晶管。置玻璃巨篋中。設於法海座下。流湍奔馳。環往不休。水族鱗鱗。此出彼入。頗極一時之盛。又演『大香山』一劇。諸天羅漢。貌皆飾金。面具衣裝。人殊隊異。而戲中三皇姑之千手千眼。各嵌以燈。金童玉女之膜坐蓮臺。全能自轉。新奇詭麗。致足悅觀。惟班中唱做無人。未久旋廢。由是知戲以人重。不貴物也。京中切末。大率不外龍虎羊犬。奎星土地。鬼面佛。面及橋亭雲樹。數事而止。其他則『長生殿』之鵲。『戰宛城』之兔。或無或有。已難概論。風聞內廷演劇。此類孔多出鬼入神。備六殿諸天之勝。均非外間所有。外間自新劇興後。以西法佈景。繪形於幕。自視舊制爲優。然繪工不良。几案布設。仍空懸無薄。況僅爲野爲堂爲室三種。分晰易清。餘亦不甚合用。大抵非專門爲。

一戲一場特製者不甚動目。有無皆可。未足爲異。若加改良。自應分別戲類。製爲普通特別兩種。依場爲之。戲無窮。一切末。亦迭出不窮。庶幾美觀適用矣。

規矩

「崑曲」規矩最嚴。「皮黃」已漸而替。事至今日。更難言矣。卽如昔時「副末開場」「生日送客」。近已不講。卽津滬各園。於終場時。尙有烏帽鳳冠者二人。出而將事。然大抵皆童稚遊戲。冠而不裳。草草一恭。不復成禮。餼羊之在不如去之。轉掩其醜。京師園中。未開場以前。例設繡旗八面。分插三隅。臺中纏兩案爲臺。上懸朱幙。中設印符。各事若爲。將軍戎幄者。然前臺鼓樂。三奏三擂。乃開首劇。若唱堂會。(家宅晏客演劇。京中謂之堂會)。尙有「跳加官」等事。賓來點戲。有「貼」執笏下臺。遍讓坐客。謂之「抱牙笏」。曲終有犒。亦「貼」著朱衣。當臺頓首以謝。謂之「紅人」。此種規章。雖爲陋習。近已漸歸淘汰。然此中規律。講戲學者。不可不知也。他如伶在「前臺」犯規有罰。「後臺」坐次各有定箱。(後臺

列箱四壁。有「大衣箱」、「二衣箱」、「盜頭箱」等稱。惟「丑」可亂坐。餘則「生」可坐「大衣箱」。「旦」僅能坐「靴箱」。因其品下也。近來名下一榻橫陳。不復以箱爲坐。此規已替。雖皆不關正文。而小道中規律甚嚴。亦甚可記。其人凡遇有事。同赴精忠廟申訴。聽會首處分賞罰。重輕仍取決於公議。其自治制與會議制。蓋行之久矣。大抵伶界多迷信鬼神。每年秋九月自初一以至初九。全體到會。茹素戒飲。誦佛賽神。謂之作「九黃會」。士大夫有與相謠者。可入而觀。聞其規制。井然亦此中人一段故事。連類並及。略有其舊。以告後來。

金鼓

「皮黃」中所用金鼓。爲調無多。恆用不外「長錘」「挖錘」「走馬鑼」「陰鑼」「緊急風」「水底魚」等調。與管弦雜奏者。不外「落馬令」「泣顏回」「將軍令」等調。此數事者。皆以鼓。凡言鼓。皆小鼓。其冬冬者。以大鼓二字別之。爲領袖。亦以鼓爲最難。某戲某場。某唱某式。均須熟記於胸。臨用皆是。

方能稱選。從前名者有鼓雙鼓壽等稱皆滿人善鼓者其擂能急能徐能輕能重能於緩處忽焉加多緊處忽焉減少琵琶行中所謂如急雨如私語者彷彿近之花色生新專奏便足適聽若與諸金並奏更能出色當行諸金中如大鑼小鑼均以備陰陽二聲者爲上「陽聲」散放「陰聲」手撫相間互奏一器而得數音雖戲場不用「十番」「燈月圓」諸雜牌（皆金鼓專調之名如「玉蓮環」「大富貴」等皆昔時元宵佳奏也）而羣手能合能嫋起止應節固亦足爲劇增美否則一節稍凌一聲稍誤闔場頓足（罵鼓人也）闔座叫囂鼓師浹背汗流雖佳劇亦爲減色矣金鼓不亦綦重乎哉。

管絃

劇中絃管常用者絲惟「胡琴」「月琴」「三弦」（卽俗稱咸子者是蓋阮家製也）三種竹惟「笛」「海笛」「鎖喇」三種「鎖喇」「海笛」非「吹牌」不用「笛」非唱「崑弋腔」不用恒用者惟絲然絲中惟「胡琴」必

不可離。若「月琴」「三絃」則非「且唱」不甚輕用。「且唱」亦「反調」「慢板」用時較多。餘亦不輕作響。「胡琴」以「過門」「包腔」（卽和唱也）爲貴。然各種牌調亦委婉動人。如「罵曹」中之「夜深沈」起落急徐與大鼓相應，頗堪適耳。又如「戰宛城」中之柳青娘（卽「貼」看免時胡琴之調），以能揉絃者爲佳。幽咽鏗鏘，極蕩冶孤悽之致。此亦非高手不辦。尋常琴手僅足給事，無專能令人喝彩者。梅陳以下惟都中一張某尙能奏花調，知鉤勒然「手音」不能異衆。其餘更等諸自鄙矣。

前場

在戲臺「拉前場」並非易事。場面節奏須全熟於胸，方能臨事周章，無倉皇失措之概。將跪則需以墊，將坐則移以椅，少不應節，嚴罰偕來，故亦非老斷輪手不易稱職。此猶細事，能熟便嫻，所最難者惟在「放燄火」一事。「燄火」以紙摺疊引火，夾放指間，手撮松香屑盈握，衝火而出，俾到地仍燃，其濃淡長短急徐，須

與戲相配。如唱「火燒木哥寨」一齣。用「燄火」最多。此起彼顛。前仆後繼。或繞場連熾。或當胸忽燃。或迅如流星之光。或斷如燐火之燄。最難在收場之際。其人俯躬以入火。卽從其俯處倒擲而出。光如匹練。作拋物線。到地熊熊。並發火燄。而止能此者。闔座無不鼓掌稱善。雖一小技。蓋亦戛戛其難矣。從前能者。忘其姓。名。以無關戲旨。不復追想。

後臺

「後臺」管理。難在派戲。某與某配。某先某後。某某性情。是否相能。某某聲調。是否相合。預爲支配。必公。必平。不愜衆情。動起責難。稍資壓力。必致「失場」。故充此選者。甚難有如行船之繰。首必面。兼冷暖。語雜莊諧。臨事則爾。汝弟兄派定。則凝聾暗啞。旁觀屬目。亦足解頤。下此則「看衣箱」一流。預知某戲某裝。未事料量。臨事裏束。過事摺疊。千忙百遽。中亦復料理。井井大夫。但知看戲。不知「後臺」。齋集中。固有多人流汗也。

教戲 科班

「教戲」亦曰「排戲」。「科班」亦曰「打戲」。蓋善才之任事亦最難者也。某童可爲某腳。某唱須用某腔。一審定而支配之。俟其詞句「上口」。音調一上絃。每日按調習歌。按式習舞。一音不合。則覆之一式。不合。則覆之。師導於前。弟廢於後。或兩兩相和。近似再令。獨歌一劇。之成。不知費幾多心血。三月能「打」。礮。者。蓋已衆中穎出者也。鞭笞呼號。其聲似鬼。北方富人家。好蓄戲。有主人慈。善。不令善才施猛者。其戲每不能佳。故「打戲」二字。成爲此中人定論。都中多伶界世家。或延師教演。或得自家傳。日居莊嶽之間。視村童驟學者。究事半功倍。然亦無能逃教刑者。「學戲教戲」。亦人間煩苦事也。成伶之後。或遇新戲排演。事較易於初學。但一人指揮督率。各受其訓旨。歸而揣摩。每至「後臺」。姑一聚試。但符大致。即可登場。蓋「唱工」「做工」。均視乎其人之所夙能。排戲者。不復受其責。與善才擁舉比者。不同。以此知村塾師之難勝於大學教授。萬萬鑿混。

沈而施美術豈易言哉

說戲

「說戲」云者以此伶所能告之彼伶之謂也。外間曰「串戲」都中伶界獨謂之。「說戲」蓋戲中忽缺一脚欲某伶充數或貴官特欲令演而適非所習故就能者乞教告以「唱詞」「擡步」俾臨時強記率爾登場佳伶當之雖不成熟亦能得占優勝。蓋詞皆俗語又皆不出其類。「場面」「擡步」各有定名定式（如武劇中花樣繁多然每式均有名如三出槍五出槍之類觀者目眩不覺實皆聯各式而成一場無無名無式者故一說可能也）。習戲既久舉類可通故一說登臺如所夙習小叫天而唱《探親》之村婆其爲臨時猝說可知詞句繁多又爲劇中「正腳」一旦唱一調一變腔此難之難者非譚不能亦非宮廷之威不能令譚發此一汗也嗚呼尙矣。

扮戲

伶人「扮戲」時亦甚苦。溼帕幕首，由眉際上蠹爲鬢，挾眉俱起，故成掉梢。凜然有豪傑氣。初試緊束，如孫悟空之經緊箍咒，頗不能堪。久乃由勉卽安，不岑岑如戴山嶽矣。「花旦」上裝，兩頰勻脂甚厚，視尋常北地胭脂不止倍蓰。若較南朝金粉濃淡，迥判天淵矣。若覲面相，看色如深醉，頗不適目。惟登場之後，遠近皆宜。卓文君頰際芙蓉，望而可見。戲衣緞繡，皆極粗糙，而彩色特豔，與面色相配，均與常人不同。若裝著以行通衢，在劇場以爲美觀者，人將駭而却走，蓋宜於燈光遠視。非眞顏色動人也。此亦光學審美學之別科，不知伶界何由揣想而出。天下凡一見便美者，多不耐觀。以是知西嬌無治，衆之容鍾御無諧俗之奏諺云。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有以夫。

反串

「反串」最無味事。如「旦」令唱「生」，「生」令扮「貼」，拿腔作勢，直反常。爲妖化女，化男在五行志中謂之人疴，可矣。而近時社會好奇，往往以此爲樂。

在先輩或因一人兼善衆技偶一爲之無全節改變如今之敗常亂俗者小叫天去鬚作「丑」扮「盜魂鈴」之八戒想九霄掛鬚爲「生」唱「讓城都」之劉璋示賢者無所不能偶一遊戲未爲不可譚唱「秦腔」能學元元紅（老元紅）光緒中年已歿秦腔中之聖手非今天津之元元紅專以淫亂著名者也。田唱「西皮」能學汪大頭煞是能事如今不問其唱做爲何等但以改觀取笑。以予所見於津門者若高福安莽漢也而欲娘娘唱「大觀燈」活呂布肥人也而欲婷婷扮「雙搖會」見之絕倒事誠解頤若論戲工失之遠矣。

戲包袱

伶界有所謂「戲包袱」者言無所不能若衣包然「生」「旦」「淨」「末」之裝全可收貯故以包袱名言隨取皆是也此等脚唱不出色而伶界亦頗重之每一班中必不可少蓋拾遺補闕若醫門敗鼓之兼收問字傳聲作野寺閒鐘之待叩先輩之儀型在目雖不能效而能言劇場之詞句填胸雖不可歌而可風

(上聲)大都日爲不厭。屢出不羞。其人或本名伶。或原「雜」「外」。非廢於病。卽限於天窮老可憐。令其飲啜於此。爲諸伶作導。作配。亦梨園養老之不可無者也。

戲提調

都中「堂會」支配各伶。非有能服衆者當之。諸伶或故謝不遑。或偷減應命。或時久未至。或臨劇出游。並且某後某先。某戲某配。均此人指揮調度。能則戲益生色。不能則舛亂終場。都人重之。故名之曰。「戲提調」。提調云者。如烏部(滿人稱差使之稱)。中王大臣下必有提調以總其事。猶宋人之設提舉。戲提調。則唐歌正之任也。「堂會」宴客。雖定一菊部。而飛符遍召。紛如亂絲。故提調一人。頗難其選。非與諸伶至狎。熟知其長短。正配之宜。又知劇中「詞句」「過場」。不容。擅自減短者。方能勝任。愉快。從前如成子蕃太守。李豫如部郎。皆衆所公推。屢膺其任者。遇歲時歡宴。(都中春初同鄉同年宴會最多)。或「文昌宮」。或「

湖廣館」或「天馥堂」識與不識往往介人邀約必得其提調而後快蓋一日之費動輒千金歌正一不得人貴賓（堂會中必有達官貴人）每不歡而去宜乎戲提調之疲於奔命視紅司官爲尤見重於時也一小道而監者視者羣力注之如此故戲日以精近者風尙已非此任不知安屬恐曲誤而顧者又別有一是而非復舊時觀聽矣春明迴首無限低徊

士大夫主持風雅者

士大夫主持風雅代有其人光緒中年以孫春山部郎爲壇坫主部郎雅善歌唱尤工「青衣」（且亦曰青衣）「字正腔圓」非伶界所及日常攜二三朋輩召集歌郎畫壁旗亭自饒韻事伶界有難諧之字不達之腔無可問津者必造部郎請業雛伶相見咸呼以師每集則羊衛多人環而受教惟謹部郎亦不厭不倦或爲之循聲按拍或爲之砭誤正訛低唱輕敲徐然下酒宴飲他室者往往輶杯就聽簾外重足一迹賞歎深之此境此情曾幾何時人琴並渺矣人間賞心樂事

寧可再乎吁悲矣

票友

京師「票友」實繁有徒而名者蓋寡從前能仿譚調如喬君蔭堂輩均不過爾爾。後有學部主政王君君宜者名益保實翹起個中其唱以譚爲歸喉音本極相近。又與彥衡陳氏爲友得譚行腔讀字之法故每一引吭人驚叫天在座。一日酒樓宴唱適譚過其下聞而賢之由是王君之名益日以起都中識與不識介人以盛筵相約者趾恒相錯王君亦不自吝祕凡通是道者酒酣必爲一奏以是貴遊子弟就之者多顧其人溫雅謹循舍唱與酒食外無所取給於人特非上流人不肯輕與周旋亦非人家宴會不輕向市廛「串票」故人益重之譚唱繼響在伶界本數劉鴻聲然以野戰得之不若王君之溫潤醇厚尺度嫋穩故後譚而能成大家者非王君莫屬也改革以後聞亦恆於市鬻技海上「丹桂」園中以金字名牌招示於衆者久矣其果惠然來耶未敢知矣。

像姑

「像姑」一途。（實卽相公二字。與京中歌妓爲姑娘者相似。人以同於仕宦家稱謂。故作此二字以別之。望文知義亦頗近理。故遵用之。然實非本字本音也。）

亦人間風雅事。儉夫實事求是。玷盡人間風月。致涉足於此者。人人以好漁男色爲疑。此大煞風景。不能不深惡痛絕。於一二作俑之儉夫也。舊時士大夫涉迹花叢。大干例禁。人無可遣興。乃召歌郎入席。爲文酒謙唱之歡。玉裹錦裝。詞兼雅謔。謂全無綺致。未免拘於冷豬頭。然必謂真個銷魂。則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此不敢強作解人者也。遠者無徵。自明清以來。如牧齋。芝麓。漁洋。梅村諸先輩詩酒流連。均未嘗不爲王郎傾倒。若秋帆中丞持狀元夫人以去。動於情感。亦尙無傷。大雅。未可與儉奴斷袖同論。光緒中年。京師此風尤盛。寒潭月上。挨戶清歌。當時如五九小朵瑤卿二麗諸郎。皆翩翩有致。內除二麗。天死於色外。餘均能以善唱名。舞扇歌喉。至今想像。其時顏色最麗者。有寶姍。其人美秀。天成扮『賣餌餌』。『

拾玉鐲等劇唱做不必甚工而能使人目注神癡其麗可想每出入園市隨而環視者集如蟻羣後聞其人得故舊提攜改節讀書爲人記室下場美滿大足令人稱快者也因此途與戲界相連故因類並及若求箇中况味則讀品花寶鑑一書思已過半近日長安市上爛綬花叢達官貴人浪游無禁此途雖不改革恐亦無人問津聞其人已立約合羣相率罷業專主鬻技不復以色事人改而能良斯亦快事因說開元舊事偶一陳述殊惘然也

女伶

「女伶」遠祖燕舞環歌皆堪指數歷史中傳者甚夥可毋詳徵求之近三百年當以玉峯歌妓陳圓圓爲此中第一陳本伶界故石頭記中以香菱爲比而居之梨香院中梨香院隱指梨園之義後爲諸女伶所棲止其意可知傳記中言圓圓爲李自成唱崑曲李不勝其柔細而自唱秦腔殿下皆呼萬歲以是知陳善扮唱非妓實伶不僅能琵琶工小調已也傳者謂其色甲天下之色聲甲天下之聲

見圓圓傳）則當時鼎鼎盛名。豈後來所可比擬。無怪其聯翩宮闈。（一入明思宗宮。再入李自成宮。終於吳三桂宮中。其人際遇亦自不凡。）動關種族之興亡也。（三桂因圓圓冲冠一怒。乃借清兵。其人有關世變。非尋常比。）數女伶者。自當以圓圓爲歷史中必不可沒之人物。外此則眉樓顧夫人扮「燕子箋」一劇。亦舉國若狂。千載難遇。李麗貞教女香君學歌蘇崑生輩。復爲之按腔譜節。遂亦名。蓋南都聲動朝列。其人其事。均非今女伶輩所能沐唾。一沫拾履。一塵者也。今之女伶。不過以淫穢悅人。次則以奇腔惑衆。求其實。挾有技者。十無一人。京師舊無此流。近歲乃開禁網。特立獨出者。鮮有所聞。津滬遼鄂女伶最多。而稱名亦少。津中「貼」界。以楊翠喜爲最著。蓋亦浪得虛聲者。以親貴垂青。經臺垣一疏。此人遂傳不朽。至有專書狀其事。幸何如者。然不知其實。誣也。楊貌平平。惟身長玉立。登臺有弱柳迎風之致。故觀者重之。其唱不佳。「說白」亦僅能平穩。本文安土著。與母鬻技津門。居常不與人往還。尙守伶界清律。鹹商王姓者。其行次五。

忘其名。大腹多資。頗好漁色。夤緣得近楊側。揮霍甚殷。初亦無交。定以三千金貯之金屋。乃得入港。事定適有某親貴至津。觀之而善。以佳人難得爲歎。傳至楊耳。恐入侯門。遂急踐王賈之約。得半價後。其母挾以返里。料量田宅而歸。王遣人伴之。雖來往過都。實未駐足。更無入府。復出之事。回津後。卽歸王氏。每梨園演劇時。與王氏諸姬往觀。人多識者。其事首尾。有友人曾親見。親聞始終。在事甚以入邸之說爲訝。予亦聞之在先。故稿知其誤。古今莫須有之獄。不必盡出權奸士大夫。勵節好名。如元祐東林諸賢。動輒加人以不肖。其下流歸惡。亦未必着。着無枉也。翠喜以一常貼。且已適人。忽焉衆口紛傳。名滿天下。幸亦不幸。不幸亦幸。人之升沈。毀譽寧有定耶。設非代異時殊斷。不敢顯著而出。然與友私議。竊笑者有年矣。袁隨園居千載下。猶爲玉環辨冤。况美人並時。豈敢知而任誤。楊家姊妹。好遭人議。豈亦其家風使然哉。噫嘻枉矣。翠喜之外。王克琴亦以技名。惟喉音過尖。唱頗刺耳。又其人多怒。往往臺上署人。均齷齪有市井氣。特尙能京語。較津音略佳。演

『雙釘計』等劇。兇醜大張，習與性合，亦爲得意之作。其他如『翠屏山』如『梵王宮』如『浣花溪』或尙「做工」或尙「態度」或尙「口齒」均能近似。然欲以名家則尙遠也。克琴之外，金月梅最佳。以晉人而久居南方，故柔媚如蘇杭佳麗。其於戲用心甚至，每扮一脚必有一揣摩，或貞或淫，或悲或喜，或賢妻慈母，或靜女妖姬，傳意傳神，惟妙惟肖。大抵尤以悲惋有情致者爲最得手。其人識字，能閱小說，往往自排新戲，均能動人。如演『占花魁』中之花魁、『怒沉百寶箱』中之杜十娘、抑鬱牢騷儼同實事，初本名於海上，一時名士頗有癖而欲納之者，惟其人有戲癖，悲歡一發於戲，故揣摩能工，人家金屋中久居，輒厭必登臺，乃暢其意，故後嫁偷伶。李長山致富數十萬金，蟄居津門，母喪後亦不復出。女界以做工勝者，惟此一人。惟「做戲」過近人情，「口白」亦流走太過，似真非戲，似新戲，非舊戲。於戲界究爲別派，講規繩尺寸，又或不逮楊王矣。此外「花旦」甚多，如小桃、如小靈芝，皆矯異於衆者，惟一意流蕩匪我思存。且小桃作津遼

土音每句後好曳長聲以掩蓋之而適形其劣津中似此類者比比流毒無窮靈芝本鎮江人而操京音尙熟且能以武技柔術取勝能演『大劈棺』『紅梅閣』等劇爲老旦一派花柳之軀能任翻跌亦稱不易餘固無可稱也女伶以扮『貼』爲正宗其他皆萬難討好而風氣所重故扮『老生』『武生』者亦不乏人其錚然負時重名者『老生』以小蘭英恩曉峯爲最『武生』以何翠寶趙紫雲爲最曉峰喉過尖狹好出奇腔蘭英自命大方略無筋節然衆中選將舍此益無可言趙紫雲魁然丈夫行動無婦女忸怩尙可節取然『唱』『做』一皆無源之水氾濫無歸雖欲美之而苦無可指女伶扮『武生』最善者何翠寶庶幾其足稱乎翠寶本遼東人幼質於山東張氏故隨假父之姓在津學劇多經名手指導頗得竅要故以張翠寶名其唱『拿高登』『盜御馬』等劇『身段』『步法』『說白』『字音』及刀劍揮舞起止節拍靡不精審在津經彥衡陳氏諸人教授故唱亦頗得正傳於『翠屏山』中唱石秀『進門來』一枝

直造譚氏之室而舞刀各式亦具有法門扮「獨木關」之病夫唱做皆深得黃月山餘味取法乎上非僅僅效李吉瑞已也。「化裝」後英挺如美丈夫周身精神灌注卽在男伶界亦表表者設非夙識直不知烏之雌雄年十八九時其假父迫令侍寢得貴人之助訟歸本家遂姓何氏何翠寶之名充溢津京人口唯歸宗後無人管束多狎少年喉音漸隳身段亦餒後與淫伶元元紅善元元紅在獄非六千金不能出翠寶鬻身爲山東猾伶董茂卿（卽大嶺子）妾以資贖元元紅奇事奇情亦頗足異歸董後逾年舉一子董以元元紅故不令登臺耳翠寶名者遂無由得見顏色矣此近今女伶故事擇其最上者言之聊示梗概其他專爲秦腔或卑卑不足數者姑付闕如於滬上諸髦（女劇滬上謂之髦兒戲髦蓋髦也昔時婦人拖長髻而作男子冠服致足笑人故有此稱非時彥之謂也）從未寓目妍媸高下類無可言他日消閒當再學少年隨柳也。

秦腔

「秦腔」不知始於何時。然以李自成之事證之。則明季已有其興。固在「徽調」以前也。京師昔與徽調分枝。從不相雜。同光之際。以「義順和」「寶盛和」兩部爲最有名。此調有「山陝調」「直隸調」「山東調」「河南調」之分。以陝山爲最純正。故京師重山西班。「義」「寶」兩部皆號稱山陝者也。直東人善唱者亦必以山陝新到標題。其實化合燕音。苟圖悅耳。趙缶秦瑟雜奏一堂。已非關西大漢之舊響矣。光緒中南皮樞相張文達之萬雅好此音。故春時「團拜」（同鄉同年聚宴謂之團拜）「義」「寶」兩部亦得充場。與徽班並駕。從前僅有專園演唱。爲下流所趨。士大夫尠有入顧者。自「玉成班」入京。遂爲徽秦雜奏之始。其時名者「老生」如元元紅達子紅楊麻子「徽班」之鑫培桂芬也。其唱醞釀深醇。「做工」「擡步」亦卓然大方家數。其他「旦」如油糕旦（兩頰施油過多。故有此號）金相玉「小生」如胖小生「貼」如想九霄（亦作響九霄。實非正字。蓋其喉不高而貌麗也。）福才子「貼」兼武旦如

十三日其人皆唱藝並佳才能出衆故盛名易副人無議詞後此變調日多音近
噍殺識者聆音察理已知清社不長矣大抵其音出羽入商意含悲楚轉折層疊
久抑一揚其能唱者如瑤卿弟子小瑤卿（卽小寶）專善秦腔唱「女起解」
「大登殿」等戲真能激楚其音娓娓動聽此外則崔靈芝小馬五輩或以做勝
或以歌傳有以異人名非倅致淫伶元元紅亦尙工唱做自是可兒惟後此若小
達子其人「秦腔」已非「徽調」更遠而竟好高躡等欲自進於李吉瑞一流
讀字尙不能分「清濁音」益更何論於「尖團字」唱調尙未嫻乎「山陝韻」
「益何論乎」「徽漢音」亂世揭竿王侯自位獨怪津滬人士不知何所爲而右
之小達子而有名宜乎「徽調」之爲廣陵散矣達子能事惟與女伶小香水唱
「秦腔」「桑園會」等戲全無繩尺任意調情金鼓管絃盡作低聲若斷若續
若節若束平彈輕拍以備其收煞處急管繁絃之一放近時秦腔名調無出此者
然此亦小香水所長達子僅與作配尙不能有所自期漫然自高一等欲唱「皮」

黃。」多見其不知量矣。（如落馬湖飲酒應曰斟上俗伶作滿上已俗達子更呼英雄爲英。雍雄飄字不可枚舉。曾觀其演此一劇。作三日惡等諸旣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女伶善秦腔者尙多。如小蓮芬。如劉喜奎。如金玉鳳等。技皆魯衛。可毋深言。秦腔俚鄙較多。詞益蕪雜。且唱時字爲聲掩全。不分明。其詞句皆刼自伶人。從無士夫爲之改削。故視「皮黃」更劣。如謠歌之與雅頌。相去已多。若上溯崑腔。更如黃鐘瓦缶。益難比擬。惟入人已深。聲雖近鄭。而繁響亦有時悅人與皮黃相間。爲聲最爲適聽。苟有志者。爲之通體改良。別製詞句。似亦改正俗樂中一必不可緩之務也。

新戲

新戲古所未有。實卽我周秦時代優人所爲也。專取說白傳情。絕無歌調。身段以動合理趣爲貴。以事完首止爲佳。不嗜歌者視之。如眞家庭。如眞社會。通塞其境。悲喜其情。出奇生新。足動懷抱。是以自東瀛販歸。後是處流行。感動人心。日漸發。

達是亦輔助教育之一種。有其舉而莫敢廢者也。惟我國開化最早。自六朝以後。歌舞怡情。故每言戲。必偏重音樂美術。一途無專以說白扮演勝者。作者幼嘗入蜀。記蜀人春時好演『捉劉氏』一劇。卽『木蓮救母』『陸殿』『滑油』之『全本』也。其劇自劉青提初生演起。家人瑣事。色色畢具。未幾劉氏扶床矣。未幾劉氏及笄矣。未幾議媒議嫁矣。自初演至此。已逾十日。嫁之日。一『貼』扮劉冠帔與人家新嫁娘等。乘輿鼓吹遍越城村。若者爲新郎。若者爲親族。披紅著錦。乘輿跨馬以從。過處任人揭觀。沿途鹵簿導前。多人隨後。凡風俗宜忌。及禮節威儀。無不與真者無異。盡歷所宜路線。乃復登臺交拜同牢。亦事事從俗。其後相夫生子。烹飪鍼黹。全如閨人所爲。再後茹素唪經。亦爲川婦迷信恒態。殆後子死閉齋。死而受刑地下。例以一鬼牽挽。遍歷嫁時路逕。諸鬼執鋼叉逐之前擲後拋。其人以苦束身。任其穿入。以中苦而不傷膚爲度。唱必匝月。乃爲終劇。川人恃此以祓不祥。與北京黃寺喇嘛每年打鬼者同意。此劇雖亦有唱有做。而大半以肖真。

爲主動與臺下人往還酬酢。嫁時有宴。生子有宴。既死有弔。看戲與作戲人合。而爲一不知孰作孰看。衣裝亦與時無別。此與新戲略同。惟迷信之旨不類耳。可見俗本尙此事。皆從俗裝。又隨時故入人益深。感人益切。視平詞鼓唱。但記言而不記動者。又進一層。具老嫗能解之功。有現身說法之妙。時流趨此。頗具苦心。惟其事究無真功能再覩。輒厭利於演家庭兒女不利演國事英雄。宜於扮惡俗現形。不宜扮正人理趣。而且悲劇易勝。常事舉無可觀。多方能獨脚。萬難成劇。因此種種在初創。固一新耳。自然持久。恐難掩聲歌要而言之。是但得情節一部分之妙而已。然仍離奇爲貴。平板便不悅人。一試偶佳。再來便無定格。以愚見揣想。此事一節之可取。若歌舞之事。自古爲昭。必規規求合於人。將舊習一筆抹煞。謂音樂美術必無可取於戲。此則作者所躊躇。四顧竊願與時彥靜息一商者也。

改良方法

然則改良方法應何道之從乎。曰「新」「舊」「徽」「秦」合一而已。其合一之道奈何。曰是有三道。最初一步以新戲之法改舊戲。第二步以舊戲之法入新戲。第三步融合新舊兩法特別製爲戲。此三道得而戲之學進。效力將偉大不可量矣。然則以新戲之法改舊戲奈何。蓋舊戲入人已深。不可驟廢。况歌聲動聽。足悅性情。但情節支離。自應潤色。劇中應改者多不勝舉。非結團體。逐戲推敲。未易一言而盡。姑舉數例。以近人最尙之戲明之。如「李陵碑」。但唱「碰碑」足矣。何必「託兆」。卽人心所感。入夢亦屬恆情。（伶界最忌夢字。以爲不祥。故呼夢爲兆。此等迷信。亦應刪除。）然何必以陰魂出臺。啟人迷信。花面可唱之戲甚夥。卽去此一場。亦不足沒其能事。此應減者一也。入後「取刀」一段。無論墜水。墮澗。舉無不可。何必託之山神。卽預示死期。（內有老羊死去等詞。）亦不妨。姑從牧羊人口中。無意道出。令公聞而心動。似較鬼神來告。稍覺近情。此應改者又一也。又如「洪羊洞」中六郎（宋史本有六郎之稱）。化虎受箭。或其生有自來。亦

不須遇事爭較。惟自口中道出即可。不必先演。八千歲射虎一段。以實之。入後彌留之際。亦不必扮。令公焦孟諸魂。但口中譴語迷離。仍用舊唱可也。此應增。應減者。又其一也。凡此者。皆輕而易舉。但定一公例。少事刪汰。便能入理。不連貫處。或增一段。或增一場。俾漸入文明。又助以新戲之布景。固已豁然改觀矣。是改良之道。一以舊戲之法。入新戲奈何。此亦易易。擇舊戲中最足悅人之劇。又情節詞調均勝。或業經改製者。取數十齣。卽用劇中『戲迷傳』『十八址』『思志誠』『洛陽橋』等劇之法。俾『生』『旦』『淨』『末』連劇遞登。而先用新戲。之法。授一家。庭或一團體。稍安插瑣屑情事。無論爲婚誕。爲湯餅。或釀金召。演菊部。或主人獨設。音樽於臺隅。置筵讓中。演劇唱者自唱。觀者自觀。兩不相浼。新舊畢舉。此外或攜兒伴婦。聯翩出遊。逕入舞臺。坐而觀劇。難以看戲。人閒情瑣事。惟意所之真假。並陳無不能。於戲中作戲。甚或卽用『思志誠』之法。扮爲妓席坐。而按歌亦無不可。如此則新劇之中。漸有舊劇矣。是改良之道二。其融合新舊兩

法特製爲戲奈何。此須就歷史中先取事實。必曲折繁密。新奇悅人。而又足資法戒者。選數十事。分定場面。（新舊兩法均同。）編製歌詞。特備衣裝。多增布景。每劇長者或三五日終一事。短或一日能終二三事。其中「皮黃」「崑弋」「秦腔」——時調。無妨全採。分場互用。但能情節逼真。聲調入妙。而又有雅詞麗景。無慮人之不。源源來也。史劇專備一門。其他如當時新聞大獄。各國異俗。奇情甚至。國恥紀念。皆可編演。入戲動人觀感。其用當不在俾斯麥之小學教科下也。惟是新戲過平。舊戲過腐。揉和採擇。初步甚難。拙見金鼓必不可。無劍戟亦不可少。有時始用庶幾。宜古宜今。而庭野以布景爲憑。起閉以樟幕爲用。此則必從新劇者。至於出入散整。因事爲之。不拘一例。方能適合。此分定場面之說也。美術既入人心。則戲以歌唱爲之。自應有事。不必定戲中作戲也。凡新製之戲。或喜時放歌。或憂時作嘯。隨時奏技。皆可編製。新詞不必過雅。過文宜稍留皮黃舊套。但報名唱引。或竟刪除。亦無不可。唱主簡少。而必不可。無唱時。則和以管絃。他或陣戰用金。

鼓或遊行用金鼓餘時不用戲本遊戲卽稍不類眞事似亦無傷能如崑曲之近情不俗已上乘矣此編製歌詞之說也戲中扮古人則古衣裝扮今人則今衣裝此不待言者專從舊戲則過腐專從新戲又過簡必兩者兼備方爲適宜但使文不、過、華、雅、不、過、質、斯、已、可、矣、惟、舊、戲、「淨」雖盛夏必擁厚絮、「貼」雖隆冬必僅、衿、衣、凍、熾、其、躬、殆、非、人、道、扮、戲、以、肖、真、爲、主、豈、古、人、皆、冬、不、裘、而、夏、不、葛、耶、特梨園儉陋以一衣適中故僅備一襲相傳既久遂若準繩規矩之不可違雖有衣裳而不敢曳娑故有熱「不死花臉」「凍不死小旦」之諺其實無所取意扮胡人必施狐尾何不可裘扮「小生」恒戴「羅巾」何不可葛最妙團體中僅備單棉兩襲其餘任人自製力裕則充外飾無力則備衷衣袍蟒頭盤冠帔裙襖視新製之戲應用何等一一加以考索仿式另製若舊戲一廢古衣冠直不知爲何形不及今圖之後將仿無可仿雖求之博物院而不得矣此特製衣裝之說也戲中切末研舊劇者有如橋亭花樹繪壁之外自應別製專件以備挪移最好製

爲轉臺係。足下行屋可堂室遞入而且立屏樹鏡在所必需以隔以分一臺可分二用。其他種種什器種種動植之物亦應因戲爲之。惟鬼面龍頭人所罕覩歸於天演劣敗信乎其宜此多增布景之說也是改良之道三如此兼收並蓄汰腐存精雖男女風情不能無而漆洧則勢所必禁雖技擊捕戰不可少而萑蒲則理所當除其餘迷信鬼神鋪張演義引人入誤均合更新總之水滸西廂必杜必絕其餘白裘三國擇雅微存有觀感陶淑之功能無敗俗傷風之流弊因時爲用與古維新行見元音太和風氣亦蒸蒸日上矣是非學者之任而孰任哉合演改良而戲之道亦盡於是矣癡人說夢敢告司坊。

梁
武
帝
書



一百六十一

科學小說



商華全完
務商書印出
館版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十二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初版發行

書言南美腹地。人迹不到處。有靈境。上古生物久絕迹於人世者。咸窟宅其中。更有兩種蠻人。世聚族而居。入其中者。爲英國探險遠征隊。計四人。皆博學。取所見飛潛動植。一一詳論。其說理之明瞭。引證之贍博。可以益人神智。全書八萬字。而緯以愛情。並點染生動。能令讀者百回不厭。情譯筆亦雅馴暢達。洵爲情文並茂之作。



李薇香譯

二册 五角

著 作 人 王 夢 生

(甲文藝叢刻集 梨園佳話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上海棋盤街中市
鮑 咸 模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棋盤街中市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開封
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商務印書分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